



類函 百二十四



二百七三三三
二百七四三三
二百七五

4如³
427
124





此係明治
卅八年
八月
廿八日
諸君
山田
君一
郎
所購
以贈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三

人部三十二

寬恕下
義感

寬恕三

原 兼容 薄責 史記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

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日毀君侯而薄責於人則遠

久不能今以毀去矣 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

矣 認馬 讓田 東觀漢記卓茂為丞相史時常出

日用餘日矣丞相曰然此馬畜已數年遂解馬與之曰若

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輦車去後馬主自得馬

慚愧請茂叩頭謝之衣食魏之將李宗姓被侮有人冒

地十餘頃家貧資以與之及貴其人尚不將家逃竄文

相侵奪文遙即以與之及貴其人尚不將家逃竄文

遙大驚反加撫慰還以與之其用馮河不還遺 漢張安

讓為 包荒 隱過 世傳安世為先祿勳郎有醉小便

人間 田 包荒 隱過 世傳安世為先祿勳郎有醉小便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三

寬恕

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如何
 以小便過成罪即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如以惠怒誣
 汗衣冠自署適如其隱人過失面壁鼓琴晉王述
 皆此類也師古曰適讀曰適無所應面壁而已半日奕去
 性粗嘗忽述極言罵之述無所肆考宋趙閱道為成都轉
 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山堂肆考則鳴琴看鶴嘗過青城
 運出行部內惟携一琴不知是趙或狎侮之公類然鼓琴
 不遇舍於逆旅人不知是趙或狎侮之公類然鼓琴
 倦原無求備不加聲論語無求備於人
 卿幾敗面汝無爛手世說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
 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
 因合禱舉謝擲地自復坐謝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
 席後漢書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
 令寒同當朝會嚴裝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
 汗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
 不罪認牛見還南史梁安成康王秀傳秀性仁恕左
 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仲請案其

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後漢書劉寬常行道有人失
 牛乃就寬車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
 而還乃謝曰請名唐介不怨章惇宋史文彥博傳
 慚負長者曰吳中復請名還唐介彥博因言介言臣事
 既取彥博亦罷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御史吳中復復請名還唐介彥博因言介言臣事
 多中置臣病請如中復復請名還唐介彥博因言介言臣事
 時安置元祐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聞諸子怨章
 博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純仁去纓秉燭覆
 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飯登車楚史韓琦莊王賜羣臣酒酒酣滅有引王美
 之節而辱士乎命左右皆絕其冠纓以告王曰奈何欲顯婦人
 安成康王秀在部旦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覆之去而登
 車終朝不飯汚茵不斥唾面自乾漢丙吉傳宣帝
 弗之謂也丞相車上西曹吏白欲斥之吉曰丙吉相
 馭吏醉吐丞相車上西曹吏白欲斥之吉曰丙吉相
 之失去士此人將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以醉相
 車茵耳復為州牧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對曰自今
 位宰相汝復為州牧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對曰自今
 人部

雖有人唾其面某當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
 曰此所以重其怒夫唾劉訐不競宋璟莫涯劉訐
 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
 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
 有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
 莫量申救蘇轍獎拔仲淹策引漢昭變武帝法度試
 事乃震怒范忠宣公力為申救轍又宋呂夷簡執政
 是乃因謝曰公佛地位中人封府屢改夷簡坐落職知
 范仲淹復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改夷簡坐落職知
 宗曰仲淹復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改夷簡坐落職知
 圖閣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謝曰向以公事忤龍
 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夷為置牛芻不受馬價
 簡曰豈敢復以舊事為急乎
 山堂肆考東漢羅威鄰家牛數食其禾乃為斷芻置牛
 家門牛家知之相約檢犢不復侵威禾所乘馬為他牛
 昌衡為徐州總管長史嘗行部至浚儀所乘馬為他牛
 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馬價昌衡曰六畜相觸此豈

人情也君何腹容數百胸吞八九寬容王導甚重性
 謝拒而不受何腹容數百胸吞八九寬容王導甚重性
 之物枕顛膝信其腹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
 九其胸中笑而授牒譖不願知唐紀尚書右僕射宗
 曾不芥蒂劉仁軌為左僕射更日授牒訴有老嫗欲誦仁
 誤事至德至德歸覽牒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
 解事僕射邪可歸吾牒至德笑而授之然有唐書狄仁傑
 傳武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授之然有唐書狄仁傑
 為無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惟令飲醇可
 別具粥酒謝奕傳奕初爲刺縣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
 未嘗見其怒嘗試以煙投羹中曰惟具粥飯後肉可共
 又畢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飯後肉可共
 啖魚何足惜晉郭舒傳舒有鄉人盜舒牛肉可共
 以此服其弘量曰卿說王安期爲東海郡小吏盜池
 魚網紀推之公曰文王之圃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寬恕

非爾故也 容我擇乎

舊唐書裴行儉有瑪瑙盤廣

歷階誤躡衣跌盤亦隨碎軍吏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

而謂之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此是更不形顏色新唐書

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夫乃洒筆曰墨汚爾師卒

善田甲 勿疑朝恩 辱安國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

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

中為二千石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家甲因

肉袒謝安國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紀魚朝恩常短郭子儀曰朝恩將謀不利於朝朝恩邀游

敬寺元載密告子儀曰朝恩將謀不利於朝朝恩邀游

不聽乃從數人往朝恩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儀

許朝謁 未嘗指揮 趙昌言請行軍法及昌言之失律也

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為上請乃許朝謁

山堂肆考宋元絳知福州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

嘗指揮吏悚而退終不加害 牛肉密埋 蛛絲忽

墮 晉周訪傳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

進 謝有蜘蛛在盆中典食渾合恐懼太子侍宴於常武殿

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耳豈汝罪哉 吾不

忍害 汝何處來 北史王慧龍首元伯為反聞未屏人有

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元伯叩頭請死慧龍

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遂舍之 又房景伯傳

景伯子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為吏部郎時經霖雨絕

糧遣婢糴米因而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

無食汝何處 治去其甚 法依於輕 漢黃霸傳凡治

來免無捶撻 治去其甚 法依於輕 漢黃霸傳凡治

耳霸以內寬外明得吏民心 又陳寵傳寵曾祖 不

父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 門

問車 且止白衫 南史王忠厚所歷不問待之如初

下客嘗盜脫志車 志厚所歷不問待之如初 舊

唐書唐臨儉薄寡欲於待物常欲予喪令家僮自

取歸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

名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 覆

人 竟怨

米而去 負奴以歸 南史沈約傳約少孤貧於宗黨得

及貴不以為憾 唐書陽城傳城嘗絕糧遣奴糴米而

以歸及覺奴痛咎謝 不揚其惡 先稱所長 漢何武

太守戴聖治行多不法 武為刺史使從事廉得其罪聖

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廷聞之終不揚其惡而

聖子實客為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

與物無競每談論以聖服焉 晉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

其所不知默如也 凡論人必先稱其善而 掩過揚

善 藏垢匿瑕 官屬 徐呼更衣 弘弟弼好酒

少度量藏垢 直荅作脯 徐呼更衣 弘弟弼好酒

而醉嘗醉射殺弘 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

弘聞無所怪 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

大是異事 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比

南史梁宗室列傳吳平侯景子勵性率儉而氣度寬

裕左右嘗將羹至胸前 持芻無恨 取釵以償 晉

之顏色不異 徐呼更衣 持芻無恨 取釵以償 晉

冲傳冲嘗以耕藝為事 有牛犯其禾稼 冲屢持芻送牛

而無恨 色主愧之 不復為暴 元史蕭鄭傳鄭嘗出遇

一婦人失金釵 道傍疑鄭拾之 鄭令隨至 未嘗有怨

門取釵以償 婦後得所 失釵愧之 鄭令隨至 未嘗有怨

何所不容 晉安平獻王孚傳孚性通恕 以貞白自立

法平恕擢拜殿中侍御史 宗城潘好禮著論稱 求為

之謂方寸之地 何所不容 若其用之 何事不可 求為

良耳 待何薄也 以金韓昉傳昉性仁厚 有家奴誣告昉

以奴還昉 昉待之如初 曰奴誣主人 出境考之 無狀有司

足怪哉 人稱其長者 如初 曰奴誣主人 出境考之 無狀有司

少傅客有薦士於丹者 因舉之後 所舉者 陷罪丹亦

寬恕

唐紀狄

仁傑之入相也妻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數擠之於外太人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妻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

已解持燭 毋懼遺屏 釋史宋韓公帥定武時夜作書公鬚公以袖麾之急呼曰勿易渠今解持燭矣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合藥請屏角沉香送者誤遺失已舊唐書裴行儉令醫人合藥請屏角沉香送者誤遺失已舊唐書而恐懼潛逃行儉招到謂之曰爾誤耳待之如故庶

乎寡過 翕然太和 金毛碩傳碩字仲權知曹州日有不能堪碩延之上座謝曰使得嘗聞碩詞涉謗訕僚屬皆一統志明李至剛永樂末知興化府德量寬弘吏民化服在任若無所為而

知不加責 誤則從輕 唐郭躬仁如家僮為馬所踶答折馬足登知不加責漢郭躬傳永平中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報兄重而罪當腰斬躬謂章應罰金曰法令有故悞章傳令之謬

於事為候候 吾未嘗惜此 卿本無殺心 明紀編年者其文則輕 硯匿不敢見吉名諭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 北史李士謙傳士謙有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于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速去無為更拘

不以高卑見色 自無適莫存心 亂世說羊欣見晉室漸舍子元顯每使羊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軍府稱之 山堂肆考漢蔣琬代諸葛亮為政督農楊敏毀琬憤憤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謂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枉鍾山之駕已 泯夙嫌 備蔡州之人豈安新附 宋孫覺傳覺有德量鍾山覺枉駕道舊從容累夕迨其死作文以誄談者稱之 唐紀裴度入蔡州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即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

寬恕

置靴中直火焚而滅跡 杯留筍內何羽化以登仙南

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列傳嶷性泛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舊唐書柳公

多為主藏所竊別貯酒器杯盃一筍緘識如故其器皆

亡公權晒曰銀杯羽化耳 水南巡檢厲訶丞相之驢

蕭山尚書誤觸官人之舫 山堂肆考宋富弼致仕歸

南巡檢威儀詞引其盛卒呵公下驢聲甚厲公不下卒

乃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驢卒不曉所謂乃白其官方

悟曰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揚鞭徑去 明紀魏驥

公也尚書致仕家居常居郡城觸官舟官問之從者曰魏

審驥曰第應之曰蕭山魏驥不言尚書也 宥過申枉

洵君子所獨為 嘉善矜愚固聖人之足法 漢崔駰傳

新大尹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

乃陷人於罪此皆何罪而至於此遂平理所出二千餘

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

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如設一大尹贖二

千人蓋所願也 三國陸瑁傳瑁與暨艷書曰夫聖人

嘉善矜愚忘過紀功以成美化宜遠模仲尼之泛愛中

則郭泰之弘濟乃 呂參政若不聞知奚必詰其官位

有益於大道也 曹相國反為坐飲何妨相與歌呼 釋史宋呂蒙正初

有朝士于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為不聞

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姓

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知也 漢曹參傳參相

舍後園道吏舍醉歌呼從吏相國名 失脯見疑於

按之乃及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 同宿便解衣以相償 竊物何損乎薄遊自賦詩而不

輟 晉桑虞傳虞嘗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虞

不顧 然無言便解衣償之後尋求得脯客還衣虞投之

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先生賦詩

寬恕

不輟語客曰老鐵在是
區區長物又奚足惜

寬恕四

增有制有制而
笑而受展
景苑沈麟士嘗行路鄰人

履耶即跪而反鄰人得履送前者
認其所著履麟士曰是鄰人

宜親重耶幼幼非卿履邪笑而受之
幼不為癡言文襄

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遲曰皆是實事不為
也癡招還不罪私唐裴行儉傳行儉常賜馬及珍鞍令史

不加人皆安之將且寬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
罪為儕類所輕笑及受命重聽何傷漢黃霸傳霸為潁

衆多懼固一釋不問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
而後誅罰長史拜起送迎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

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
意者還遺以衣錢市衣以進父父怒促歸伏罪性慚懼

請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具談父言私曰掾以
親故受污穢之名可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

遺之衣過於本主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不
用不造更赦而用者吏當以死并曰赦前不用赦後不

造罪不當死更設饌具宋魏仁浦傳仁浦于咸熙性
識而器客皆驚愕熙更送還家郡吏錄一犯夜人來

案碎器客皆驚愕熙更送還家郡吏錄一犯夜人來
色不何變處來云從師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

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
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之還家除

禁燃燭唐紀裴度平蔡州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
人始有生語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

民之樂携壺以就世說羅可性度寬宏有攘殺其
問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壯哉雀鼠嗜酒疎脫忘

愧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壯哉雀鼠嗜酒疎脫忘
懷家務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

其故吞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人部

其故吞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人部

其故吞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人部

其故吞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人部

其故吞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人部

其故吞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人部

其故吞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人部

其故吞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人部

其故吞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人部

其故吞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人部

其故吞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人部

其故吞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人部

其故吞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人部

其故吞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人部

照鏡車中

世說王衍常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一處燕

舉標擲其面

行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

歸直取牛

遠史蕭韓家奴傳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

乃歸直

不銜田舍子德借行師德體素豐碩不能遽

取牛

步昭德遲之志曰為田舍子所留公

曰我非田舍子復在何人竟不銜之

寬恕五

增序

宋程頤序明道先生行實曰先生內主於敬而行

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

道言有物而行有常

增策

唐白居易對人畏愛策曰舉其綱於長吏疎其網

於部官舍小過以示仁理大刑而明義則畏愛悅服之
化聞然而日章於天下矣

義一

增釋名曰義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

易曰利者

義之和也

又曰知終終之可以存義也

方外

又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禁民為非曰義

書曰同德度義

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士者謂之人

禮記曰父慈子孝

義

又曰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

曰義必明則民不犯

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三

義

義 穀梁傳曰春秋貴義而不貴惠 詩序曰殷其雷
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憫其勤勞
勸以義也 韓詩外傳孔子曰耳好聲目好色教之以
義 又曰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
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
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 漢書
律曆志曰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也 賈誼傳曰為人
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
去惟義所在 公孫弘傳曰義者宜也明是非立可否
謂之義 司馬遷傳曰取予者義之符也 又曰夫人

情莫不貪生畏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
乃有不得已也 李固杜喬傳曰義重於生舍生可也
生重於義全生可也 宋張栻傳栻嘗曰學莫先於義
利之辨凡有所為而為者皆私也非義也 子牙子曰
義勝欲則昌 老子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文子曰
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
管子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
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
得也 尸子曰十萬之軍無將軍必大亂夫義萬事之
將也國之所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 淮

南子曰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慾無以活失嗜慾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 黃石子曰節義之士不可以刑威脅 又曰以義克非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 荀悅申鑒曰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正者義之要也 又曰君子有常交曰義也 鹿門子曰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義 性理司馬光曰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 明王守仁曰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 楊繼盛曰論友於

三代之上當取縉紳休采之列論友於三代之下當取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子小人之迭爲隱見每隨時世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乎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

義二

增尸子曰賢者之於天下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舜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爲寶曰生乎義乎曰義是故務光投水而沒三者人之所重而不足以易義 漢鄒陽傳曰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侈主上之

心 韓詩外傳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
活貧窮而曰吾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
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能行此比
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
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緇絀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
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行此 史記
曰晉屠岸賈誅趙朔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
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
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
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

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
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
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
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兒匿山中嬰出謬呼曰與
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隨嬰攻杵臼杵臼謬曰小
人哉程嬰縱不能立孤而忍賣之乎遂殺杵臼與孤兒
諸將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孤兒乃反在
一統志曰周杞梁與華周俱齊人仕為大夫莊公伐莒
為車五乘乘賓而梁周不與焉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
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 說苑曰左

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工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
儒爭之於王九復而王不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
也對曰臣聞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
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對曰臣聞古
之義士不枉義以從邪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
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焉 賈誼書曰
齊桓公之始霸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至孤竹桓
公歸燕君送入齊地百六十里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
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公曰然則燕君畏
而失禮寡人恐後世以寡人為能存燕而欺之也乃令

燕君旋車割燕君所至而與之諸侯聞桓公之義皆服
之 左傳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
文子餞之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
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
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
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
體 墨子曰墨子之齊遇故人故人曰今天下莫為義
子為善不若已墨子曰今有子十人耕者一人處者九
人耕者不可以不急何則食者眾而耕者寡也今天下
莫為義子宜勸何以止我 史記吳世家曰諸樊已除

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國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 孔叢子記義篇曰顏讐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續漢書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銓

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 漢桓典傳曰典舉孝廉為郎中居無何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為立祠堂盡禮而去 廉范傳曰范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後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 三國王朗別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莒令未三十而卒初陽以太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經年及從會稽

人部

游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三

義

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晉應
詹傳曰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依託之詹薦於帝即辟
之自後位至少府卿詹卒遂制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
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何法盛晉中興書
曰紀瞻字士遠歷陽太守沛國武嘏臨亡以家後不立
手書寄托瞻悉迎接為居宅衣服取足有若骨肉少與
陸機兄弟親善一門被誅瞻復為營恤機女而嫁之由
是士稱其篤義 世說曰郝公遭永嘉喪亂窮餒鄉人
共食之公常携兄子外甥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窮
餒以君之賢共欲存君耳恐不能兼食公於是獨往食

訖輒含飯著頰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北史楊愔傳
曰愔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
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迤厄冒履艱危一餐之惠酬
答必重性命之仇捨而不問 唐紀曰魏元忠貶高要
尉殿中侍御史王峻上奏申理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
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峻曰魏公以忠獲罪
峻為義所激顛沛無恨 唐竇參傳曰參為萬年尉同
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為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
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
人皆義之 唐國史補曰宋清賣藥於長安西市朝官

出入移貶清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嘗多折券人有
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
賣藥宋清 五代史鄭遨傳曰遨與李振故善振後去
唐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
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 梁紀曰梁以錢鏐
為吳越王羅隱說鏐舉兵討梁鏐以隱為不遇於唐必
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其義之 宋史趙汝愚
傳曰汝愚父善應於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聘以為已
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
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為

煮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饑者 岳飛
傳曰飛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
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為國用其狗節死義乎 王大寶
傳趙鼎謫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歎曰吾居此平時所
薦無一至者君獨肯從我遊過人遠矣 柳開傳曰開
性倜儻重義在大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辭貌稍
異開詢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王祐篤
義將丐之問所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即罄所有得白金
百餘兩益錢數萬遺之 金史宋可傳曰可姑適大族
橐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

人部
列傳
義

可不受不辭其後姑得橐氏疎族立爲後挈之省外家
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橐氏
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橐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
取之因呼妻子昇金歸之輟耕錄唐義士傳曰唐珏
字玉潛會稽山陰人時總江南浮屠楊璉真珈者發趙
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齒棄骨草莽
間唐聞之痛忿亟貨家具又執券行貸得百餘金乃具
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轟飲酒酣少年起請曰君儒
者將何爲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
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眈眈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

果等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本
爲櫃復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
之絕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
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骸中
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
骨之猶存也又曰張毅父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
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旣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
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旣至燕寓於公
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置一櫃
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於俘中俾出焚

其尸毅父收拾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函櫬南歸付公家葬之 元史杜本傳曰本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為學者皆濟之一統志曰元何瑋伯祥次子歷遷御史中丞成宗崩丞相阿忽台奉皇后旨集議祔廟及攝政事瑋難之阿忽台曰中丞獨不畏死邪瑋曰畏不義耳苟死於義何畏 明紀曰太祖時浦江鄭氏十世勿異饜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必死其宗

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 明方孝孺傳曰孝孺從宋濂卒業濂致仕居浦陽坐事徙蜀孝孺欲往省不獲為文籲天願減已算以延師齡 明紀曰英宗時都指揮門達有寵自計得進言別是非於御前者惟李賢與袁彬二人而已乃使邏卒撫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乃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憤然不平上疏論救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令供李賢指使暄佯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得無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於午門暄大

言曰死則吾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
教我板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
指揮僉事

義三

原成命 斷恩 左傳臣能成命為義 禮記門內 安

居 正路 是出定襄王註云以義未安其居晉文公於

義人之 減親 療友 左傳石碯純臣也大義滅親 孟子

漢太守何祗名為通厚 瘵宿與疎闊乃自 制事 利

輦語祗托以治病祗傾財醫瘵數年除愈 引賢 尊老 韓詩外傳孔子

物書以義制事 易 增 引賢 尊老 晉王育傳育為

老尊老 桂巖子義 原 償羊給食 以馬易棺 人傭牧羊折蒲

學書忘而失羊將鬻身以償之 同郡許子章代育償羊

病亡道次以馬易棺 趙王欲圖燕殺泣曰臣事昭

故知 周紀樂毅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殺泣曰臣事昭

故知 燕昭王後嗣乎 又劉翊傳翊逢 詩書為府

富貴如雲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如浮雲 楊俊恤孤

樓護養老 三國楊俊傳俊字季才同郡于象少孤為

前漢書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

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 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

公終 豈忍邀功 不敢言枉 魏略韓約失眾從羌中

約以邀功憲曰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

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羊達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達等

人部

義

義

義

義

義

義

欲條疏著憲名下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常不忍生圖之
 豈忍取死人以邀功乎後漢段熲傳諸羌寇并涼二
 州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閔貪共其功稽固
 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閔歸罪
 於熲熲坐微下獄輸作左校於是吏人守關訟熲朝廷
 知熲為郭閔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
 稱者為戴乾履坤叩鐘伐鼓漢李固傳梁冀誅固露
 長郭亮年始成童乃左提章鉞右秉鐵鎖謂關上書乞
 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
 長訶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
 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乎亮曰
 龐士元見司馬德操曰僕生處邊陲寡見大
 義若不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冠下車策馬籍一統志宋陳敏知台州朝命立元祐黨
 馬公為奸是誣天也倅立之敏碎其石或咎敏敏曰我
 死且不辭何効之畏遂掛冠去後漢劉翊傳陳國張
 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之曰
 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

夫當以死任不為利回漢馮魴傳王莽末湖陽大
 縣申屠季有仇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都尉反城稱兵與同
 執季魴叱長卿曰吾與季雖無素顧士窮相歸要當以
 死任之卿何為言遂與俱歸又劉梁傳
 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軍中二士
 斗南一人令三國志梁習傳濟陰王思與習俱為西曹
 司名主者將加重辟時思直日出習代往對習已收執矣
 思乃馳還自陳已罪詳應受死太祖歎曰習之不言思
 之識分何意吾軍中且病當使絕域仁傑請代行長史蘭
 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絕域仁傑請代行長史蘭
 仁基義之曰斗托稱愚客素聞范名晉馬隆傳隆
 南一人而已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
 立名節魏亮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
 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
 禮畢乃還後漢廉范傳范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
 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或謂
 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獨當是耳麟亦
 人部

素聞范名以為然即牽馬造
門謝而歸之世服其好義
過問不入 磨鏡得前

人物志隋李知本元氏人
數家庭無間言大業末盜賊
往會葬齋磨鏡具自隨所在
義門世說漢徐穉常事江夏
往會葬齋磨鏡具自隨所在
取直然後得前 慶喜弔

憂 分多割少 國語夫義人者
夕而收恤親舊分 乞分食邑
使立門戶 三國志魏

多割少行義甚著 乞分食邑
使立門戶 三國志魏

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
分所食邑封二人詔褒其義
又蜀書張裔傳裔與楊

恭友善恭早死遺孤尚未成
屋而居同事恭母恭子長為
置產使立門戶 壞室出

喪 傾錢辦葬 金史兗州王夫
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
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

友呂翁家翁喪貧無以與之
且為其女擇配別加資遣 同

事道傾禱中錢以與之且為其
女擇配別加資遣 同

好同惡 無高無多 子牙子文
師篇與人同憂同樂同

之 鹽鐵論義貴無高義取無多
公 可以怒士 不

在正人 義可以怒士 不

不自正 雖能正人 不在正人 我

金 後一統志唐潤州刺史參軍
章說休日登樓見裴寬於

鹿 為餉置而後去 不敢自私
故瘞之說乃引為判官妻以

女 徵臨發倉卒有傳闕敵
仕郡為五官掾時太守第五

遭世亂 道途斷絕 後常病
困惟有三孫九歲常謂之曰

吾南見 故五官掾關敵 視之
得錢一萬三絕孫年長大步

臨終言 三萬月餘非所當 敵
曰府 自効弟子 恒

呼郎婆 漢雲敵傳吳章為當
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

人部 餘人若既誅章以章門
人為惡人黨皆當禁錮

義

義

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雲敬時為大師徒魏書汲
 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
 固傳固為兖州刺史李式坐事被收時式子憲始
 生滿月固於式婦聞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
 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始
 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始
 祐為兖州刺史嘉
 固節義以為主簿
 縣以名捕張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褒不遇時融年
 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
 獨不能為君主邪因舍留之宋劉庭式傳式未第時
 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聘式及第女以疾喪明女家
 不致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式笑曰吾已
 心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
 鳥飛準繩管子水地篇夫水惟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
 鳥飛準繩又宙合篇鳥飛準繩此大人之義也注曰
 大人之義繩曲以為直
 鳥飛準繩又宙合篇鳥飛準繩此大人之義也注曰
 郭元振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

錢四十萬會有縲服者叩門云五世未葬各在一方
 飲同時遷多乏於資財聞公家信至頗能相濟否公即
 命以車一輛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深為
 薛趙所誦元振怡然曰齊彼大事其何請焉
 使去連不忍為宋郝質傳質為鈐轄使計貝州文彥
 博慮為賊焚遣小校蘭千守而質使于往他營度戰具
 千辭質曰專焚吾任其責千去而質使于往他營度戰具
 趨至帳下曰千之去實實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死
 史記魯仲連傳趙平原以千金為仲連壽連笑曰所貴
 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解紛亂而
 無取也即有取者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
 與士咸貴
 非僕所聞宋范仲淹傳仲淹在蘇州得南園地既卜
 家貴孰若與士咸貴乎遂即此地建郡學於近郭買良
 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族人貧者
 甚亮直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
 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驕驕當共取富貴
 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
 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
 義
 附錄類函卷一百一十三

官 三國志陳矯傳陳登曰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
元達又鍾離牧傳躬自墾田臨熟縣民有識認
之牧遂以稱與縣人縣長聞之台民繫獄牧為之請長
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為之主當以法率下注曰承
宮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終不背本素
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見續漢書人終不背本素
未相識三國志洪來救我魏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惟恃
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
臨死遺書託孤弱瑁瑁傳瑁與同郡徐原爰素不相識
為起墳立墓收導其子自稱丞相不隨將軍宋劉
坑俊與文天祥友善天祥開府興國子俊補宣毅即空
被執自稱文天祥相元鎮淮陰為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
王元徽傳齊高帝之鎮淮陰為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
遺書結元徽元徽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
銜一餐而不忘義使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托君
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
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元徽意乃定 創室以館

裂素為書 一統志宋吳國鑑海康人紹聖初為太廟
所害自後無人敢舍遷居於家先是蘇軾編管雷州國鑑特
創室館之因是連坐漢范式傳陳平子長沙人病將
亡謂其妻曰吾聞范巨卿素為書以遺式妻從其言式出
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以為死友乃 霸不為此
身自護平子妻兒送喪於臨湘哭別而去 霸不為此
介寧有是 三國志霸傳太叔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
劉備語霸送二人首霸曰霸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
也備以霸言白太祖曰霸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
君能行之霸言白太祖曰霸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
杜衍會問拯屬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闔門證
其死君年少見義如未可量也 告陰養母 輟
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未可量也 告陰養母 輟
奩嫁婦 一日暴卒仲庸留京師友人以計告戒勿秩滿
曰文友賢而貧在六品選人中吾將與其子為地即奏
告當路者曰張文友已病矣願致仕因代入狀中書遂
人部 附錄前卷三十一

附錄前卷三十一

義

三

獲以奉政大夫嘉定知州致仕又代文友之子告蔭尋
 注常州晉陵縣尉便其養母也其家悉無所知宋陳
 規傳規常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
 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托驚身求活規即輟女
 奮嫁之聞與同豐約請均煎輸三國志陸瑁傳瑁
 者感泣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素迪等皆單貧有志
 陳融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宋王庠傳庠榮州
 就瑁伯琪以義聲著於鄉州有鹽井籍民煎輸多
 至破產惟祿之家得免伯琪請於州均於官戶
 毫勿受萬戶為輕元許衡傳衡有餘財即以分諸族
 弗義勿受也史記虞卿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已
 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已
 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日饋不樂歲送為常
 世元孫秀實喜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常托秀實貸富人
 志貧不能償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饋薪米存
 問終不樂乃悉為代償取券還其親後訪仲和使歸父
 子歡聚誠齋雜記張堪物故南陽饑朱暉聞堪妻子

貧窮乃自往候視其困厄分所有以賑
 恤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百匹以為常
 營謙歸仲翔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勿謝晏子出遭之
 唐郭仲翔元振弟之也元振以托姚州都督李蒙
 表為判官時吳保安以仲翔同里見仲翔曰願得因子
 事李將軍仲翔亦被執蠻人必求干練乃肯贖會元振物故
 戰沒仲翔亦營歸仲翔苦無貴乃力居貨十年得練七百
 都督楊安又以官資助之保安即委與蠻得仲翔歸
 懷銀以授子償金不語人善存寶為河州將得存寶
 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死無所惜顧妻子不免饑寒索中
 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變姓名懷銀步往
 授其子人無知者元鄧文原傳文原初客京師有一
 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囑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舍生
 孺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賤吏不敢辱老母為獨留
 者家終身不以告人
 宋袁韶傳韶於臨安置妾察之有憂色問之泣曰妾故
 趙知府女也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為歸葬計耳即送還
 人部

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
何以酬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
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貨與之新唐書羅珣傳或以
婢遺珣子讓問所從答曰女兄九人皆為官所賣留者
獨老母耳讓慘然
為焚券召母歸之
小人不忍刻字
童子乃拔佩刀
釋史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碑工李
仲寧使刻之仲寧曰小人家甚貧竄因刻蘇內翰黃學
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所不及也饋以酒從其請
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饋以酒從其請
漢彭修傳修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為
盜所劫修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死子辱卿不顧死
耶盜相謂曰此
孔車可為長者
趙貴寧同眾人
童子義士也
父假傳假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獨
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北史趙
謂其黨曰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眾人乎
因涕泣歛歔詞悅
文侯軾廬於干木
馮煖燒券於
詐降請收葬岳

薛人白帖段干木富於義故干乘為之軾廬諸侯為之
債賜諸民燒其券長驅到齊孟嘗君曰債畢收乎來何
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煖曰君云市吾家所寡有
者臣竊計君宮中珍寶滿內府狗馬入外廄美
人充後宮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以為君市義
應公瑾之請
麥舟助曼卿之喪
為魯肅傳肅以賑窮
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故人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
二園米各二千斛乃指一困與瑜益知其奇也遂訂
交焉
冷齋夜話宋范堯夫少時文正公遣往蘇州取
麥五百斛見故人石曼卿三喪未葬留滯丹陽堯夫即
以麥舟付之單騎竟歸至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因
道曼卿事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石乞烹身以殉白勝
漸離矐目猶報燕丹
左傳山
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
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石乞曰此事克則
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史記荆軻
傳秦滅燕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為
人部
尚書類函卷二百七十三
義

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後始皇名見之人有識者曰此高
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為矐其目稍益近焉
始皇不中死之注宋子縣名觀師生於金氏乃始明

倫語兄弟於房家兼能有禮元金履祥傳何基王柏
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於倫常也北史房
景伯傳景伯有弟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其次弟景先
鄉里為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即自縛而詣賊

弟不如兄為遺書以托孤女還配子後漢趙孝傳王
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
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
公可與李公仲方鮮于公伯機同仕於朝既而張除浙
省郎中李除都事鮮于除浙東宣慰經歷胥會於杭歡
甚李卒于官張移書鮮于曰仲方歿矣家貧子幼若不
為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一女配其仲子矣鮮
于聞計哀祭成禮亦舍生奚惜環珮鬻於夫人送

死堪憐羔鴈禮諸太守晉紀吳興太守虞潭等共起義
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為憂盡遣家僮從軍鬻環珮以
給軍費晉吳達傳時經荒饑疾病達合門死者十有
三人達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草席裹而埋之達夫婦
既存家極貧窮冬無衣被書則備賃夜燒輓斃期年成
七墓十三棺贈一無所受太為文往哭辛棄疾眷

懷故人修史不書鄭陶孫忍忘舊主宋辛棄疾傳棄
武夷山賦九曲權歌熹書克已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
齋熹沒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
哭之元鄭孫德祐末年陶孫曰臣嘗住宋宋是年
會纂修國史至宋德祐末年陶孫曰臣嘗住宋宋是年
亡義不忍書書之始雖不許豈因墮井而二心今

何可言敢謂同朝之異議與鄭太等六人步出武關
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偕皆哀詩之歆獨曰不可今
在危險中禍福患難義猶一也無故受之若有進退可
人辭

義

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
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諸子
紀哲宗時安置元祐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曰吾
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
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
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

義四

增金尉廬江七賢傳陳翼廬江舒人也行到藍鄉見道
聞廬江樂土來游今病不能復前翼扶歸養視積日病
困曰有金十瓶素衣素履二十匹死則賣以殯殮餘謝主人既
死翼賣素買棺衣衾殯葬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
兄長公見翼乘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
叩頭以金十瓶投其門中翼遂長安取米陳書徐孝
還之後翼為魯陽尉號魯陽金尉

建中食建昌邑戶送米至於水次親戚有
譚子畋漁篇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之絕
準潤胎義也 儒為土地 立義以為土地 遂自表免

漢李膺傳膺死門生故吏皆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
膺門徒未有錄牒故不及遣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
而巳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見譖不謝 字孟博以鈞
黨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得免到京師往見譖而為謝
或讓之滂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
之辭祁奚有自戕 兵不可劫 劫以兵為義者不可
之色竟無所言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內知州逃歸至
解衣投地 唐紀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內知州逃歸至
圖冀以死免彭城長史劉易從亦為敬真所引將刑於
市吏民憐其死無辜遠近奔赴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
福有司平準 卒列其枉 唐李嶠傳來俊臣構狄仁傑
直十餘萬 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致異
嶠曰知其枉不申是為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
忤武后旨出 德秀潼流 唐元德秀傳初兄子襁褓喪
為潤州司馬 聖人何畏 聖人直不畏耳聖人則動不踰矩
數日童流 聖人直不畏耳聖人則動不踰矩
能食乃止

增益類編卷之三十三

義

三

何義之 辭馬薦友 漢朱暉傳 暉與同郡 陳揖交善 揖 畏乎 徒桓虞為南陽太守 名暉 子駒 為 魂魄不慚 傳漢末 吏暉 辭人遊京師 授十餘年 友董奉 道德病亡 洛陽 郡繁人也 游京師 授十餘年 友董奉 道德病亡 洛陽 未躬推鹿車 載喪致其墓 所後奔師 喪於道 物故臨命 勅兄子造 曰必致我尸 於師門 使死而 秋斂冬藏 禮 有知魂魄不慚 如其無知 於師門 使死而 秋斂冬藏 禮 藏義也 送抵天涯 蘇冠兩家 志盧多遜 門下士 有種 名之後 賓客散 二人 徒步送 抵天涯 而還 英後 易 約密行 尚書 事實 李約 為兵部 員外 商胡舟 楫相 次商 胡病邀相見 以二女 託之 皆絕 色也 又遺 一珠 約悉 唯及商 胡死 財寶 悉籍 其數 送官 而後 死 胡有 親 屬來 時約 以夜 請官 司發 掘檢 之 夜 光 果 在 親 美談 十五 將就 戮 有趙 玉者 幽薊 義士 乞 遊 亮 門 見

琦臨危 趙謂 監刑者 曰此子 某之 同氣 也幸 無濫 焉乃 引之 同去 後玉 遇疾 琦親 為扶 持 供其 醫藥 玉卒 代其 家營 葬事 玉之子 曰文 度 既孤 而幼 琦誨 之甚 篤 及其 義不 能存 呂氏 之嗣 非琦 之力 也時 議者 以為 非玉 之 撫趙氏 之孤 燕趙 之士 流為 美談 不能 走人 所急 謹重 然諾 復與 誰語 世說 魚豢 魏略 曰脂 習與 少傅 走人 所急 復與 誰語 世說 魚豢 魏略 曰脂 習與 少傅 與融 親善 者莫 敢收 恤 習獨 撫而 哭之 仁救 安危 子 曰文 舉 卿舍 我死 我當 復與 誰語 者 之 仁救 安危 子 得一篇 仁救 成匿 李孤 瀾 乃遣 三子 歸 鄉 策 羅 知 不免 安危 謂之 義 成匿 李孤 瀾 乃遣 三子 歸 鄉 策 羅 知 不免 門生 王成 曰今 委君 以六 尺之 兄 受 害 變 姊 文 姬 乃 告 父 乃將 變入 徐州 界 變姓 名為 酒 孤 李氏 存 歿 在 君 矣 成 家傭 而 成 賣 卜 於 市 陰 相 往 來 任安 不 去 漢 衛 青 日 衰而 霍去 病 日 貴 青 故 人 門 下 多 田橫 客 笑 人 晉 事去 病 輒 得 官 爵 惟 獨 任 安 不 去 田橫 客 笑 人 晉 王子 懋 傳 陸超 之 雅 為 子 懋 所 知 子 懋 既 敗 于 緜 之 勸 其 逃 亡 谷 曰 人 皆 有 死 此 不 足 懼 若 逃 亡 非 惟 孤 晉 人部

荆監類編卷三十三

義

天

安之眷亦恐
田橫客笑人
上表白大節
唐李華傳張巡死節睢陽
未及知華子翰傳巡功狀表上之帝由
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

義五

唐陳子昂懷田光詩曰自古皆有死殉義良獨稀
奈何燕太子尚使田生疑仗劍誠已矣感我涕沾衣
宋邵雍為善吟曰人之為善事善事義當為金石猶能
動鬼神其可欺事須安義命言必造肝脾莫問身之外
人知與不知

唐韓愈張中丞傳後序略曰南霽雲之乞救於賀
蘭也賀蘭嫉巡遠之功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

勇且壯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
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
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
坐大驚

金史完顏仲德張天綱傳論曰金之亡不可謂無
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將相之器乎昔者智
伯死又無後其臣豫讓不忘國士之報君子謂其無所
為而為之真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
豈愧古義士哉

雜文
張居正義命說曰命不可必可必者義也命

人部

雜文類

義

洋銀卷四百七十三
三
之所在雖聖人有所不能違義之所在雖造物有所不可奪韓子曰禍與福存乎天賢不肖存乎我在我者吾將勉焉在天者吾何知哉是故孔子不以厄易其聖顏淵不以窮易其仁伯尼叔齊不以餓且死棄其義衡且擊之彼將安之升且沉之彼將順之是故得之不喜喪之不戚生之不貪天之不怒彼其視富貴福澤貧賤憂戚如波濤之於巨石也豈以其紛然者動於中哉是所謂義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然哉雖聖人固亦惟知有義而已彼蒙蒙瞶瞶者固將行險以僥倖而猶忿之流又不達順

受之正屑屑焉與造物者較其多寡責其期效不得則憤怨熱中屈原以之自沉賈誼以之哭泣申徒狄鮑焦之流負石蹈海而不悟是何異以蠡測海以丈度天欲以區區之義上干造化之運不亦悞乎是故學者亦惟循吾義而已至於命非所可與也

義感一

增韓詩外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黃石子曰祿重則義輕死又曰勵以義則士死之

義感二

人部

淵監類函卷三百七十三

義感

三

呂子士節篇曰齊有北郭騷者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也當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

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說苑曰齊遣兵攻魯見一婦人將兩小兒走抱小而挈大顧見大軍且至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怪問之婦人曰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者公義也妾子者私義也寧濟公而廢私邪使者悵然賢其辭即罷軍還對齊王說之曰魯未可攻也匹婦之義尚如此何況朝廷之臣乎漢韓信傳信曰漢王過我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恩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背義乎

季布傳曰項籍歿高祖購求布布匿濮陽周氏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伺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 韓延壽傳曰延壽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

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疾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三老嗇夫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願以田相移移猶傳也終死不敢復爭 田叔傳曰田叔為魯相初至宮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人答之怒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 後漢鄧訓傳曰訓拜護羌校尉以病卒官其俗父母死取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

人評

游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三

義感

三

使君已死吾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前訓

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偽偽

歎息曰此義也遂家家為訓立祠申屠蟠傳曰蟠同

郡緱氏女玉為父報仇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

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王之

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

旌問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

死論謝承後漢書曰張儉避黨禍止李篤家外黃令

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

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

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則明府也

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三國牽招傳曰招年十

餘歲就學樂隱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值亂隱死之

招與其同學觸蹈鋒刃共殞殮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

同學皆走盜欲砍棺招垂淚請免盜以為義去之太

史慈傳曰慈避禍之遼東北海相孔融數遣人評問其

母并致餉遺後融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

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

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徑至都昌

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

人評 義感

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 晉劉弘傳曰荊州都督劉弘每有興發手書付守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劉敏元傳曰永嘉之亂敏元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行為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赦之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

死此公窮老神祇猶當哀憐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覩面目而發此言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 北史蘇瓊傳曰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房景伯傳曰景伯弟景遠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充之境

人部

忽遇劫賊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吾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人唐紀曰李日知為刑部尚書在官不事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勅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宋史蘇軾傳曰軾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舉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

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岳飛傳曰飛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眾來歸金張潛傳曰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曰吾家如此獨不畏張先生知邪遂如初元朶爾直班傳曰顏不花數侵辱朶爾直班欲坐以供需失期達刺罕軍帥王不花奮言曰平章國之貴臣坐不重茵食無珍味徒為吾曹軍食耳今百需立辦顧欲誣之是無人心也吾曹便當散還鄉里矣脫脫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中害之完者反加敬禮語人曰平章勲舊之家國之祥瑞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呂思誠傳曰思誠為

景州舊縣令一日買羊劉智社民李持酒來見愬其弟
匿羊思誠叱之退又王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
其家取酒勸酬歡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
敢見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
同爨 明陶安傳略曰洪武乙巳信州賊攻城公登城
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為賊用得毋失計乎眾曰使皆如
太守豈有今日遂逃遁 一統志曰婁觀洪武末為鄆
陵知縣民多豪猾難治觀選邑中老成人素信服者使
陳德義以勸諭之遂皆感化又貧民負稅者捐俸置酒
肴請其富者貸輸之民懷其德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三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三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四

人部三十三 義感

義感三

原還馬 弛兵 後漢范式傳孔嵩辟公府之京師宿

嵩善士豈宜侵盜乎送馬還之知是嵩馬乃責讓曰孔

赤眉過姜詩里強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

筍 進藥 後大統志南北朝沈道慶武康人有入竊其屋

大筍送與之盜者漸不取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乃買

吏有槽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

加刑建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

君以刃殘人有道之人以義行誅遂令建進藥而死

亦從詩諷詠乃以實告曰君賢不忍相殺若可亟逃吾

人亦從此矣遂去之 後漢孔融傳張儉為中常侍侯

義感

覽所怨覽刊章下州郡捕儉與融兄哀有舊亡抵於
 哀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
 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相約不入為語而去鄭漢
 為君主耶因留舍之蜀志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
 相約不取入縣境袁盜長者戴封賢人漢袁盜傳梁
 刺客語之客不忍袁盜長者戴封賢人漢袁盜傳梁
 使刺者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乃見盜曰臣受梁
 金刺君若君長者不忍刺也後漢戴封傳封遇賊財物
 悉被掠奪惟餘七匹縑賊不知處封追以與之曰知
 諸君之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
 對雞不餐獲虎出呪世說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
 盜殺而食之妻對雞泣而不敢食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
 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漢童恢傳恢除不
 其令時民常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
 出呪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
 於人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殺人是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
 非者當呼號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知

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各為異人負此良友李漢
 遂令汝釋吏人為之歌頌乃遣三子歸鄉里有頃難
 變傳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有頃難
 作下郡收固三子時變年十三妙文姬乃告其父門生
 王成曰君執義先君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
 李氏存減其在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晉周顛傳王
 導不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
 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
 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閉門自搗脫巾固請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
 數有爭鬪之言彤乃掩戶自過曰縲形諸婦遂求分異又
 聖人之道將以整齊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
 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為敦睦之行又高鳳傳鄰
 里仁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
 請曰仁義遜讓奈何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
 於爭者懷感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
 武陳表武庶子也兄謝罪當奉嫡母母不肯事修母表曰
 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不肯事修母表曰

義感

順嫡母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
 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悟雍睦十國春秋前趙錄
 王延年所掠延年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弟從子
 為賊所掠延年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弟從子
 口我願以少孤為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
 孫也願以少孤為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
 深忌將軍漢許荆均傳者兄弟互相言訟荆對之數曰吾
 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答在太守均言訟荆對之數曰吾
 罪未得問劉裕遣沐謙往刺司馬楚之楚待謙甚厚
 齊深為劉裕所忌願為之輕率發乃由七首以狀告曰將
 自保全遂委身事之願為之輕率發乃由七首以狀告曰將
 止帶史五代長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夜卒
 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其
 實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而出而告之陳子恒為招遠
 遂踰垣而去不知其不免因躍而出而告之陳子恒為招遠
 縣尹廉而能寬毀與不動其心有爭訟者造於庭子恒

以大義曉之自是有
 欲訟者皆望城而止
 為郡吏兄子世常報仇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乃跪而
 言曰世前無狀相犯答皆存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
 子為嗣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
 何敢相侵因遂委去元張養浩傳浩濟南人選堂邑
 令舊盜初望參閱養浩曰彼皆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
 而然耳既加之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
 罷之眾皆感泣相
 戒曰毋負張公相
 伏甲將攻之初趙宣子田于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
 食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
 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
 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
 儉傳儉避黨禍困迫逃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
 家相
 遺錦送縣持衣詣閣
 容憲曰夜行得遺物是天賜也何為持來曰縣有明府
 犯此則慙漢吳祐傳祐在膠東政惟仁簡曰以身率物
 有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怒曰有君
 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

推尋其主

何負吾君

漢劉矩傳矩為雍丘令以禮讓

皆推尋其主北史鄭述祖傳述祖繼其父道昭為兗

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故負我君執以歸

首述祖原之自是無盜百姓歌之曰大莫有取者

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相同

尚可仕乎三國鍾離牧傳躬自墾田種稻臨熟民有

獄牧為之請為釋繫民民惠率妻子春所取稻六十斛

米送還牧牧開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稻六十斛

敦願傳敦願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

使王遠欲深治之取願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板歸將

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免兩馬共食一鹿相

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悟囚得免凡一二百四十餘年一錢

隨元鄭文嗣傳文嗣十世同居凡一為之不食人以為

善夢於水邊見東坡志林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

之得免明日隨至水邊見一鹿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

被重創翊感悟而贖之鹿即隨翊起居弗復去

入獄咸散歸農漢鍾離意傳意遷堂邑令縣人防廣

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殮承採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

累下遂遣之廣殮母果還入獄宋崔翰傳翰為感

戒軍節度使至鎮時盜賊充斥境內肅然

羹提耳以訓十稗史宋李丞相沉有一世僕逋宅金數

券繫於帶願賣宅中以償承有女將十歲美姿格日當如

已子育之於室教訓婦德侯長成求偶嫁之請夫人親

為結禱其二親後歸善京聞之感公刻心骨丞相病夫

婦割股肉為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以報心骨丞相病夫

矩為雍丘令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

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

去留宿一夕行服三年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人

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為盜耶曰迫於貧耳問其

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

義感

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
 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
 餘人母犯參軍杖勿入荀氏閭唐徐有功傳有
 為政寬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
 者必斥之說代不辱一人漢荀慤傳慤少修清節贊
 財千萬父越卒悉散於九族隱居山澤以入荀氏閭
 未旬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慤名節相約勿入荀氏閭
 同氣為姊妹共乳惟弟兄宋呂陶傳嘉祐中陶為
 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懇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
 又懇陶一問三人伏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
 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
 為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唐韓思彥傳思彥巡
 察劍南益州高贊兄弟相泣曰吾獠民不識孝義公將以兄
 弟共乳而悟齧肩相泣曰吾獠民不識孝義公將以兄
 耶遂輟訟

義感四

觸鬼左傳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臯
 覓退曰不忌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
 忠棄君之命不信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漢蔡邕傳邕與家屬鬻鉏從朔方陽球相待如初
 使容迫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
 書狄仁傑傳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
 可貽親萬里憂乎請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
 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相語付授孝經又韋景
 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語
 驗為貴鄉令少愧矣則相待如初語
 也因鳴咽流涕授子相統使習大義於景泰初知撫州府
 自新遂發廩賑盜金統志明王宇景泰初知撫州府
 為考子發廩賑盜金統志明王宇景泰初知撫州府
 感泣相小人何忍漢杜林傳林雖居於隗囂而終不
 率請命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壠坻誰能行之
 林持喪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之
 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之
 義吾雖小何忍莫不用命漢孔奮傳奮除武都郡
 殺義士因去

義感

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惟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以頭醜墓未報而病篤將終顯往候之偉倍用命焉以頭醜其義為復仇亦取本價三國任人共高頭醜其義為復仇亦取本價三國任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後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亦取本價

還地安忍獨生被執不屈遂就死初晦將士緹城出降晦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詣闕待捕宋單煦傳煦性公見知安忍獨生并見殺而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即趨詣闕所以待捕已而死者懸驚問之煦以情告其人感歎如子為父漢田叔傳北江來為邊寇孟舒遂輟訟如盜聞而避南火矣明徽傳侯景寇都明餒餒子為父如盜聞而避南火矣明徽傳侯景寇都明餒餒

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柰何不與鄰里共此乃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盜聞而避焉人救不殊漢韓延壽傳延壽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身首不遺吏醫治視厚復其家注舉秀才以入都積歲相絕也假書研習頗以奕棊琛傳琛舉秀才入都積歲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奴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為讀書執燭不取辭罪乃以圍碁日郎君辭父是豈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帳波中溢然慙覺遂從許亦彪假書研習頗以奕棊琛傳琛舉秀才入都積歲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奴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為讀書執燭不取辭罪乃以圍碁日郎君辭父

義感五

人部

游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四

義感

增詩唐孟浩然送朱大入秦詩曰遊人五陵去寶劍值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 王昌齡答武陵田太守詩曰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為大梁客不負信陵恩

增書漢鄒陽上梁王書曰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事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

增雜文唐羅隱說石烈士文曰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折節事李愬為愬前驅其任信與愬家久伍元和中蔡

平詔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天子聞之怒因召見孝忠曰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於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憲宗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

羞恥一

增爾雅曰愧慚也 疏謂慙恥也小爾雅曰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難心慙曰慙體

人部 羞恥

慚曰後方言曰悔懼報慚也晉曰悔或曰懼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報梁深家曰懼又云俱慙慙也荆揚青徐之間曰俱若梁益秦晉之間言心內慚矣山之東西自愧曰慙趙魏之間謂之恥 易曰包羞

又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又曰小人不恥不仁

書曰惟口起羞 詩曰有靦面目 又曰瓶之罄矣惟

壘之恥 禮記曰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

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

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

之 又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

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韓詩外

傳曰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 又曰白華廢則

廉恥缺矣 國語曰為禮而不終恥也中不勝貌恥也

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恥也施而不濟恥也恥而不

閉不可以封 史記孔子世家曰顏淵曰夫道之不修

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

漢書賈誼傳曰頑頓無恥莫音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

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 又曰嬰加以

廉恥故人矜節行 董仲舒傳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

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

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 司馬相如傳曰六合之

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

君恥之 司馬遷傳曰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
張衡傳曰君子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 元
王磐傳曰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材
力閱其衰老養其廉恥之心也 管子修權篇曰凡牧
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
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 荀子
曰君子恥不羞不恥見污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
不恥不見用 又曰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
揚子法言曰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
天下恥一日之不生 又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

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慚蔽天地而不恥 漢桓寬鹽
鐵論曰貧即寡恥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奸猶
不止也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曰入帷幄之中參廟
堂之上不能爲主畫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 宋周子
通書曰人必有恥則可教 又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
故君子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 邵子
皇極篇曰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
愧於心 豫章羅氏曰名器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
子恥於仕進 明田藝衡玉笑零音曰鸚鵡之勇能奪
果終貽竊位之恥蝓蟻之智能轉丸卒蒙穢飽之羞

又曰善富者羞德之不積不羞金之不積善貴者恥德之不夥不恥祿之不夥

羞恥二

增書曰予勿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

史記伯也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自紀篇曰舜恥名之不自惡位之不遷 韓詩外

傳曰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

伯也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

不愛其身哉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

以成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 家語曰

孔子適衛顏尅御衛靈公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

雍渠駟乘孔子次車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尅曰夫子何

恥子曰詩云覲爾新婚以慰吾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 漢董仲舒傳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

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揚子法言修身篇

曰言不慚行不恥者孔子懼焉 莊子外篇曰子貢過

漢陰見一丈人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

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

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曰奈何曰

鑿水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槲為

人部

洪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四

九

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
 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懣
 然慚俯而不對 春秋左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
 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又曰衛蒯躄過宋野野人
 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豸蒯躄恥之 又曰公
 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
 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又
 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
 害乎子西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及作亂殺子西
 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國語曰越

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
 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 又
 曰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西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
 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 論衡曰吳季子使於上
 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劍
 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 戰國策蘇秦
 說韓王曰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割地地有盡而秦之求
 無已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強韓
 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 史記孔子弟子
 列傳曰原憲亡在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以見原

人部

法鑑錄卷一百七十四

羞恥

憲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貧也非病也子貢
 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蘇秦傳曰蘇秦出
 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秦聞之而
 慚自傷乃閉室不出 范雎傳曰須賈嘗惡雎於魏齊
 辱於廁中及賈使秦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
 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
 夾而馬食之 季布傳曰季布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
 者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 前漢書項籍傳曰
 籍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
 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我獨

不愧於心乎 田儋傳曰田橫謂其客曰我始與漢王
 俱南而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我為亡魯北面事之其
 愧固已甚矣 王式傳曰詔除下式為博士式徵來既
 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勞式皆注意高仰之
 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
 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
 毋容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
 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 師古曰狗者
 之陽醉邊墜 師古曰邊失據而 輕賤之甚也式恥
 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為豎子所辱 郭解傳曰北道

游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四

羞恥

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所羞也後漢書劉聖公傳曰諸將共議立更始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涑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李膺傳曰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志節者所羞三國魏志曰太祖使曹仁討關羽于樊又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遂降後禁復在吳文帝踐祚權遣禁還帝嘗令禁北詣鄴謁高陵帝豫於陵屋畫禁降服之狀禁見慚恚發病薨吳

志徐盛傳曰孫權稱藩於魏魏使邢貞拜權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盛憤怒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人下者也世說曰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邊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又曰王裒字偉元門生為本縣所役求屬令為脫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送所役生到縣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四

羞恥

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傍盤折立自言門生爲縣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爲恥 蜀志曰丞相亮進軍渭南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幘婦人之服 晉書王羲之傳曰羲之恥居王述下時述蒙授顯秩羲之遣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 宋書謝晦傳曰晦爲荊州都督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祿大夫澹別澹問晦年答曰三十

三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有愧色 宋紀曰宋文帝謁京陵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面有慚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觀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南史何尚之傳曰沈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何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 孫廉傳曰廉便辟巧宦高爽爲履謎以譏之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嗔齧地作步數持此得勝人刺其不避恥辱以求名位也 唐紀曰太宗嘗令封德

彛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
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
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彛
慚而退 鄭瑗蝟笑偶言曰狄仁傑含垢忍恥於偽周
而卒成取日虞淵之功呂好問辱身污迹於偽楚而竟
就溥天左袒之績 新唐書張元素傳曰元素在隋爲
令史太宗嘗問元素宦立所來深自羞汗褚遂良見帝
曰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斬
朝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爲非陛下昨問元
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對曰流外又

問何曹司元素出不能徒步顏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
咸共驚怪陛下以元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
臣使辭窮負恥欲責其仗節死義安可得乎 杜審言
傳曰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
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必羞死 竇懷貞傳曰中
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
俄而禁中寶扇障衛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乳媪王所
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媪壻爲
阿翁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翁而人或謂爲
國翁軒然不慚以自媚於后 唐紀曰魏元忠自端州

還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其十失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又曰僕固懷恩反以郭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又曰汲郡甄濟有操行祿山反屢召不屈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廣平王俶遣詣京師上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 又曰李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 新唐書郝士美傳曰士美父純自拾遺七遷至中書舍人處事不回時魚朝恩

牙將李琮恃勢桀橫眾辱京兆尹崔昭於禁中純曰此國恥也 段秀實傳曰初秀實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謏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謏責之農往訴秀實令謏怒召農大杖擊二十秀實賣已馬以待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謏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賴人饑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耶令謏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李傑傳曰傑代宋璟為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

遇於道內恃明皇姪壻與所親楊玉仙共毆辱之傑訴
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 裴坦傳曰令狐綯
嘗薦坦為職方郎中知詔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
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設一榻堂上壓角而
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
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貽駭以為唐興無有此辱人
為坦羞之 唐紀曰張濬先拜田令孜至是令孜召朝
貴飲酒濬恥於眾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賓客畢集
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不外既慮玷
辱何憚改更今日與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慚懼無所

容 後五代梁紀曰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高季畱
欲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
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
馮道傳曰道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
姓及韓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 紀纂淵海曰宋劉
綽天聖中為京西漕分遣屬官盤量諸郡在庾之糧凡
收十餘萬石歸朝上殿具劄子乞付三司收繫時章獻
太后垂簾問曰已盤量者條貫許再盤量否曰向來盤
量官多徇顏面不肯盡收入曆又曰卿識王曾張知白
呂尼簡魯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因盤量收出斛斗致

身於此劉大慚謂人曰當時殿上僻隙可入我亦入矣
宋程顥傳曰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以為不便
言者攻之甚力安石方怒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
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媿屈 清暑筆談曰唐質肅子
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為典客
所拒匍匐從門闥下入歎曰士大夫沮喪廉恥一至此
乎拂衣徑去 宋孟珙傳曰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
使彭大雅不協交章於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
懼勿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鬪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
責之隆之大雅得書大慚 賈似道傳曰福王與芮素

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
欣然請行時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撤
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
道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中僻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
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
元許謙傳曰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
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閭里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
門為恥 左編曰廉希憲秉政日中書左丞劉整詣門
求見希憲之弟希貢為通報希憲方讀書畧不答希貢
出整復浼入言之因令撤去坐椅自據中坐令整入整

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吾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出愧赧無人色一統志曰元况達為光澤縣尹嘗有兄弟爭田者達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章親為諷詠解說於是兄弟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為深恥明紀曰初元亡危素與同邑黃暉約死於難暉果投井死素走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挽出之太祖仍命為學士一日上御東閣靜坐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詔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流汗浹背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余闕廟去遂謫居和

州明茹瑞傳畧曰建文時瑞為兵部尚書燕兵至龍潭遣瑞及李景隆等議和瑞等見燕王伏地頓首流汗浹地稱萬死不敢仰視燕王勞瑞等又頓首不能發言燕王曰公等言即言無甚恐久之又頓首言奉詔割地講和燕王笑曰今救死何以地為瑞等唯唯頓首退吳中傳畧曰中先後為工部尚書者二十餘年而嚴憚其妻嘗領誥命至妻既拜受命左右取吳中誥來為我誦之聽畢曰上自為乎曰翰林代草耳妻笑曰翰林誠知人終篇何曾有一清字中為面赤王銘傳畧曰銘擢指揮僉事鎮温州嘗請告還和州温州女遮道

人部

洪鑑類卷三十一

蓋恥

送之長吏皆相顧失色歎曰吾屬為天子牧民民視吾屬去來漠然不留意愧王指揮多矣 鴻書曰弘治四年九月大學士劉吉屢被彈章仍加官進秩市人嘲之稱為劉棉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以為出自監中老孝廉吉因奏定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及致仕出城兒童走卒羣指之曰棉花去矣舉人會試禁限亦除明紀編年曰張居正給假歸葬湖廣巡撫陳瑞居正所取士也詣居正家弔出麻冕戴之加經伏哭盡哀畢跪而祈見居正母拜畢侍坐母指旁私役小閹謂瑞曰幸一垂盼之瑞即起揖闔曰瑞安能重公如公乃能重瑞

耳見者掩口

羞恥三

縲紲 塗炭 魯仲連傳管子不恥身在縲紲而恥天下不信於諸侯 孟子曰伯居不立於惡人之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食粟 卧薪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叔

與繩 投鬮 嬰蔣王唐滕王

得絹 北史趙熙傳熙為人

何罪也 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

羞恥

刑廷賜絹數十匹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
 何復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甚擲楯弄
 戟漢逢萌傳萌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
 之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
 文及隨父赴邊收傳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能屬
 收慙遂折節受書少蔽面洗耳謂吳王曰吾置人
 甬東君曰吾無面以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
 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
 洗耳恥吐鷲揮蠅論衡刺孟篇陳仲子之吐鷲也
 宮下崔潭峻薦元稹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
 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
 遠集板肋低頭鴻書唐温彦博為吏部侍郎有選
 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墻
 曰嘲彦博即令嘲聽前叢竹畧曰冬月不自贊於彦博稱
 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墻

畧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
 而與官曰此語似傷博畧曰即板公肋何止傷博遮賢
 劍世說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乞作士大夫上曰此
 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又戴淵使少
 治行檢常在江移湖間攻掠南旅陸機赴假還洛淵使少
 年掠劫機於屋船上游謂之曰卿才如假還洛淵使少
 此亦復作劫耶淵便涕泣投劍歸機如假還洛淵使少
 終身是慚左傳毅遺燕昭王書曹沫不恥三敗不辱
 不忍而終據楹獨笑負薪先歸慎君陽子歸一慙之
 身慙乎其齊國之東鄙賢士也次及孔紹魯狷為其魯
 李元為其齊國之東鄙賢士也次及孔紹魯狷為其魯
 為齊之馬期曰使子無忘子為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
 路與勇身無復見夫元志士仁人之心慙負薪先歸
 嘗聞勇身無復見夫元志士仁人之心慙負薪先歸
 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慙負薪先歸
 人部

羞恥

寒士不遜

富人莫與

南齊記齊以褚淵為司徒淵入

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注袁劉謂袁粲劉秉也

漢陳平傳平少時家貧及長可娶未錄元勳獨為

君子得南宋紀魏以穆壽為宜都王壽曰臣祖父崇所以

勳未錄而臣獨奕世受福於後世者梁眷之忠也今眷元

漢王暢傳劉表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

若撻於市掾吳良傳良為郡吏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

勃然而進曰望望邪為人欺詔無狀願太守功德良於下坐

容而止燕罷轉良為功曹取以言進終不肯謁通書

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擔囊以歸拂衣而去國

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

歸嬴滕履將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

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乃曰此郎亦管中窺豹

時見一子敬噴目曰遠慙荀為橋以渡取馬徑

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園蔬為業嘗出行見

歸人盜其菘蔬退走母問其故對曰畏其愧恥故也或

涉滿盜其筍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

一郡無復鼠竊唐紀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

叱之直省懼入白事欲見章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

文索飯執誼遂與同食問中鄭珣文就問語良久叔

豈可復居此位額左右取馬徑歸珣不歎曰吾不能如

廁乃令當墟世說石崇廁常十餘婢侍列皆麗服

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酒舍乃令文君

相如與卓文君俱之臨卭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

滌器於市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且喜且懼

不問不知漢朱博盜人妻見所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

除禁調守尉博名見其面果有癩問禁是何等創也

禁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匡時有是馮翊欲灑卿恥

人部

謝靈運集卷二百一十四

羞恥

能自效否且喜且懼對曰必死與羣兒伍俾
婦人妝宋史安壽傳壽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
遺以巾幗設樂大宴又韓世忠傳世忠於將士有怯戰者
俾婦人妝以巾幗設樂大宴以私得薦假廢而官革傳華
字仲辛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為詩
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語人曰以私得
薦吾取之去勿就新唐書李懷遠傳懷遠少孤嗜學
宗人欲藉以高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
假廢而官恩主恩相慚長慚卿宋柴中行傳權臣
吾志耶司移檄令自言非偽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
文轉運司第如以為偽不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母
顯書以收科第司辟為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
喪免廣西轉運司為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
中行正色曰身為大帥而稱人為恩主恩相慚長慚卿
母汚我博物記太丘長陳寔寔子紀子羣羣子泰
四世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滅時人為語曰公慙卿子泰
長奉職不稱所列非賢臣後漢來歙傳歙自書表曰

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
宋史鮮于侁傳時王安石常路正人多不容侁曰吾有
薦舉蘇軾轍劉放范祖禹皆守道背時之士劉擊壞車
殺馬杖杜弄麀漢周燮傳燮為郵即路慨然恥在斯役
因壞車殺馬杖杜弄麀漢周燮傳燮為郵即路慨然恥在斯役
李林甫與選部時選人嚴逾判語有用杖杜二字者林
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俯
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陟俯
有弄麀之慶丁謂拂鬚温韜酬膝謂出寇準傳初丁
客視之掩口丁謂拂鬚温韜酬膝謂出寇準傳初丁
事準其謹嘗會食中書羹汗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
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謂大慙釋史温韜
少無賴每念及以死為恥既貴達官過韜前拜逾數百
釋之韜每念及以死為恥既貴達官過韜前拜逾數百
膝令取故節能無厚顏晉陶侃傳蘇峻破之曰聊酬
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唐紀文宗親故節侃笑曰
賢良方正考官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官官舉不
人部

人呼孟勞

姓加京兆家訓

敢取李郃曰劉黃下第
 我輩登科能無厚顏
 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
 之寶名勞亦見廣雅近
 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
 邢時當時碩儒助吾證
 靈帝殿柱題曰鳳堂乎
 言目京兆人田鳳也有一
 二人皆堂耳聞吾此說
 皆大驚駭其後尋懷梅也
 瑀為曹公與孫權書昔蘇
 作色而怒世說宋郭景
 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
 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
 出言不忍見血西有言
 於不武莫敢出言北史
 北太守改鞭用熟皮為之
 竟不異鬼果可憎世說符
 接引宏自以有才多上好
 人

牛後是怒

馬首為榮

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
 辭登進士恥赴常選
 拜於馬首張浚經畧陝
 秦州時向之諸帥
 浩知秦州時向之諸帥
 秦州時向之諸帥
 秦州時向之諸帥

屢黜不去

舍垢以從

蒙恥之賔屢黜不去

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子猷共語子猷熟視
 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太慚而退又晉阮
 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阜單衣平上
 憤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
 鬼報愧屢黜不去舍垢以從蒙恥之賔屢黜不去
 其國元達識帖睦爾傳達識帖睦爾為浙江行省左
 丞相兼知行樞密院事時張士誠欲求王爵達識帖
 復要王爵我承制居此徒藉口舌以取此輩今張氏
 以從之耳乃為棄官還鄉唱名入試漢橋元補洛
 具文書聞於朝為棄官還鄉唱名入試漢橋元補洛
 陽左尉時梁不疑為河南尹元以公事當詣府受對
 為所辱棄官還鄉唱名入試漢橋元補洛
 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謝豹潛地
 入就禮部試吏唱名乃謝豹潛地
 抱取而死化為蟲潛行地中掘地出之猶小打便死
 取狀而異物志記猥猥狀如猿逢人則叩頭小打便死
 風則活又交州記猥猥狀如猿逢人則叩頭小打便死
 出九德縣見人若慙猥猥狀如猿逢人則叩頭小打便死
 人

莊不能對

勃無所知

蓋恥

長安有儒生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
 栗犢反能爾耶吾終恥溺死溝中遂累糧從雲雲與言
 莊不獄幾對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
 又謝不獄幾對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
 淡背愧不不知汗出
 不事女主
 須讓老夫
 盧氏適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常雪後休暇候
 仁傑因啟曰某幸為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媿
 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人仁傑慙而去又宋蘇
 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名養直不起師川造
 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
 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書名七序論
 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
 著毀茶
 漢梁涑傳涑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
 李季卿宣慰江南或言常伯熊鴈鴻漸善茶季卿至臨
 淮請伯熊為之伯熊著黃陂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
 茶名茶熟李為飲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為之鴻漸
 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季心鄙之茶畢命

奴取錢三十文酬博十
 鴻漸羞愧遂著毀茶論
 上械信至洛陽以為淮陰侯由是日怨望居常鞅鞅羞
 與絳灌為伍嘗過樊將軍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
 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世說晉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表甚恥
 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
 不禮羣從為娶長
 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不禮羣從為娶長
 妻世說晉王彥深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
 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剛汝知我者漢馮勤傳勤
 恐父孫之長似也乃為子仇娶長妻
 巨齊為不食巢
 由無此言史記伯也為子仇娶長妻
 麗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懷曰卿若知言
 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義之在坐曰令巢由遇稷摯當無
 此言二人未有此賓客乃為人僕御
 世說孫長樂
 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薛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
 還問昨容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
 人部

愧色夫人劉惔之妹也 史記晏子為齊相出御之
 妻從門間而窺其夫為相御捕大蓋策馬意氣揚揚
 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
 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
 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 薦賢豈有識
 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

面名客亦須擇人 宋史吳中復通判潭州廉於居官
 相識也或問之惔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有識而
 臺官耶 唐紀時禁天下屠殺採捕拾遺張德生男私
 殺羊會同僚杜肅懷一啖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
 德曰聞卿生男甚喜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
 禁屠宰吉凶不預自今台客亦須擇人 斃北平之彪
 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欲唾其面

旻難自負 獻遼東之豕龍有何功 唐國史補裴旻為
 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因憩山下四顧自若有
 一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
 為也旻曰真虎安在乎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
 有之旻躍馬而往次藜薄中果有真虎騰出狀小而勢

猛踞地一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
 自此慙愧不復射虎 漢朱浮傳浮與彭寵書曰往往
 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
 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河東豕也

樂羊子於野捐金寶因婦訓 王彥方使人遺布能改
 盜心 世說漢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
 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後
 漢王烈傳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
 盜請罪烈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
 謝之遺布一端或聞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
 惡之心既懷和惡必 雖起布衣何至執相公之帶
 能改善故以此激之

既稱太守恐難修弟子之儀 宋崔公度傳公度起布衣
 書夜造請雖踞厠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
 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垢敬以袍拭去之耳見者皆
 笑 後漢鄭元傳汝南應劭謂元曰故太山太守應中
 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

人部 荆盜負衣卷一百一十四 羞恥

之徒不稱官
閱幼有慙色

羞恥四

原一事不知 白帖陶弘景讀書萬卷

五經掃地 唐

欽明傳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

地矣 醜據地搖頭瞋目左右顧盼帝大笑盧藏用歎曰

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廣廈君將有重賞里之

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我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

稱之鄉豪取而嘗之其大慙 君為皮相 吳越春秋

於腹眾西而怨之其人於口慘 君為皮相 吳越春秋

見道逢男子五月披裘採薪於道傍有委金一器季札

拾金者手札慙曰車禮之曰何子衣之鄙而言之正也

子姓謂何薪者曰君皮相之士何足以告姓氏乎札有

慙色 出則小草 世說晉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

餉曰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之名小草句

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 盧前王後 唐子勅傳勃與揚

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 醉使脫鞵 唐李

四傑炯嘗曰吾愧在盧前取居王後 醉使脫鞵 唐李

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 不稱曹

摘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白紀輒沮止 不稱曹

陸唐柳并傳閻士和受業於蕭穎士著蘭陵先生誄蕭

蕭氏風者方尺 猥婿傲婦 顏氏家訓近世嫁娶有賣

童計較稱銖曹陸 猥婿傲婦 顏氏家訓近世嫁娶有賣

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或不慎與 景仁

徙居如藍記張景仁所賣口味多陽城南歸正里三千餘

市景仁住此以 陽城自匿 唐陽城傳有盜城樹者

為恥徙居孝義 陽城自匿 唐陽城傳有盜城樹者

掩耳起走 漢龔遂傳遂為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

不正遂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

人部 出監貞 卷一百一十四 羞恥

善媿 以田解忿 漢樊宏傳宏父重貴至巨萬而賑贍

重恥 以田解忿 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

訟縣 不堪位置 羊欣書似娶婦極

夫人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世說魏許允無復入

止羞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理會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云恒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謂曰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有百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君好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錢物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再傳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難見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子將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大帶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李庶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頗以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尚公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謂曰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我此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衣服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都是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難見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子將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大帶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李庶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頗以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尚公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謂曰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我此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衣服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都是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難見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子將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大帶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李庶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頗以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尚公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謂曰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我此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衣服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都是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難見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子將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大帶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李庶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頗以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尚公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謂曰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我此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衣服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都是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難見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子將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大帶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李庶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頗以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尚公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謂曰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我此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衣服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都是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難見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子將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大帶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李庶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頗以 不堪位置 何謂皆備 魏交禮竟允無復入

謝梅 升大 送人 作郡 晉陽 秋羅 友在 溫府 謝梅 那忽 謝我 彦

羞恥

空

中

府人 有得 郡者 溫為 席送 別友 至先 晚問 之友 曰不 於中

路見 汝一 鬼大 見柳 榆云 我見 友至 先晚 問之 友曰 不於 中

緩溫 雖笑 其滑 稽而 心頗 愧焉 學步 邯鄲 文北 史趙

王褒 入關 貴遊 等翁 然並 學喪 書文 深之 書遂 被遐 棄

無所 成轉 恨於 言色 後知 尚難 及亦 改習 襄子 讓位

點為 東陽 內史 及還 五官 送錢 一萬 右長 史坐 殺牛 廢

止留 一百 答曰 數多 劉寵 更以 為愧 空中 俯仰 記張

人部 謝梅 升大 送人 作郡 晉陽 秋羅 友在 溫府 謝梅 那忽 謝我 彦

敬兒始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微為
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委侍
竊窺皆和味干湯恥辱負鼎相和五味以干湯何
笑之令七穢天中記庾元威論書曰何令勢傾朝野筆迹
車還白不具真本流傳也仰慚俯愧直或志不伸歸輒
合朝恥辱其第七穢也
李曰吾仰慙古人笑曰何必如是耳
時在京師造僕射年無屈下之色陳事狀辭甚清辨以名德貴
重而幼射年無屈下之色陳事狀辭甚清辨以名德貴
行恥之遂深戒丹青苑中語太宗與侍臣泛舟春
陽狂自免
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問立本時為主爵郎
中奔走流汗俯伏側手揮丹青不堪極愧既而戒其
子曰吾不幸以丹青見知躬斷養之
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
昔盧損救日損遇乙於途布衣芒履而已損使人謂之曰
偉然他日損遇乙於途布衣芒履而已損使人謂之曰

鳳閣舍人何遜下之甚也
乙羞愧以手掩面而走
以字行王世充僭號封子元恕為漢王以德明為師即
其廬行東修禮德明取之服巴豆劑僵偃東僻下元恕
入拜牀垂德明對之遺利
不復開口遂移病成臯
儲未一年餘縉紳十萬或勸獻美顯曰名美餘非
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初至郡無旬月
莫敢出游漢神拂拂百姓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
是莫敢出其心自必令諷誦陵人志為詩官起居舍人
俾入宮固辭
由是疎斥安民乞免鑄石黨司馬光傳蔡京擬奸
安石丁安民當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
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患民不忍刻
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
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
重鐵甲天寶遺事進士王元遠于索權豪無厭或遭撻
辱畧無悔悟時人云王元遠于索權豪無厭或遭撻
人部

增益類卷之二

羞恥

重

羞恥五

增詩宋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 唐韓愈詩曰弱妻抱稚子出拜含慚羞 宋之問詩曰棲巖實吾策觸藩誠內恥 杜甫詩曰逢人多厚顏 孟郊詩曰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

增疏魏曹植上疏求自試曰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為榮而壯夫以為恥 宋楊大全上光宗疏畧曰臣之志於憂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以言而獲罪為恥

而以言不聽從為恥

增書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仲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向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伸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昭天下而光燭鄰國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行莫醜於辱先而諾莫大於

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驂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士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况慷慨之士乎 又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

地爲牢勢不入刻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羸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李陵答蘇武書曰范蠡不徇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

人部

鴻鑑類編卷三百七十四

羞恥

三

敗之辱卒能復句踐之仇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 明唐順之答顧東橋書曰近世之士悞熟獯巧之習日工而羔羊素絲之節或衰矣而任重之人所指以為賢且才者又往往在彼而不在此蓋士習既然而示之以好惡者則又然何怪乎靡靡一風也是以雖清明平泰之世而包羞匪人或不勝參錯乎其間雖否泰之幾未必繫此而士習隆汙則亦可知

增序五代史雜傳序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子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

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

論晉嵇康養生論曰服藥求汙或有弗獲愧情一集渙然流離

雜文明方孝孺謹行篇曰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俗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况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

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於禮義其為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肯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聞里識之以為訾大則冊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罵不欲入於耳計其所得曾不得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為父正士羞以為友遺裔遠羞以為祖不亦惑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四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五

人部三十四

德

德服人

又曰

德一入德服人

增釋名曰德得也得事宜也

原易曰君子進德修業

忠信所以進德也

又曰君子以成德為行

增又曰

敬義立而德不孤

又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又曰日新之謂盛德

又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又曰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

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

也巽德之制也

尚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原又

曰惟德動天 **增**又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
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又**曰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 **又**曰德懋懋官 **又**曰德惟一動
罔不吉 **又**曰用德彰厥善 **又**曰同力度德 **又**曰
樹德務滋 **又**曰德將無醉 **又**曰德威惟畏德明惟
明 **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不知者豈不知也 **又**曰令德
壽豈 **又**曰肆成人有德 **原** **又**曰德輶如毛民鮮克
舉之 **增** **又**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禮記**曰太上貴
德 **又**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又**曰民有德而五穀
阜 **又**曰其德盛者其志厚 **又**曰儒有澡身而浴德

周禮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
聖義中和 **春秋左傳**曰怒而行之德之則也 **原** **又**
曰昭令德以示子孫 **增** **又**曰太上有立德 **又**曰有
德則樂樂則能久 **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
夫 **穀梁傳**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孝經**曰陳
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焦氏易林**曰三世為德天祚以
國 **史記樂書**曰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
維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孰能如斯 **天官**
書曰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漢書董仲舒傳曰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

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公孫弘傳曰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老子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管子曰聖人上德而下功莊子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超音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鵠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

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黃石子曰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桂巖子曰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淮南子曰得其天性謂之德楊子曰獵德而得德魏劉邵人物志曰仁者德之基也義者德之節也禮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帥也韓愈原道篇曰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周子通書曰優柔乎中德之盛也張子西銘曰聖其合德程子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西銘初名訂頑正蒙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邵子曰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安為卿相為匹夫以至學問

人部

洪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五

德

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朱子曰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原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強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也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

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並舉而無所遺也 明王陽明曰友也者以道也 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

德二 入德服人

揚子法言曰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臯陶以謨非絕德耶 周易集解曰周公修文德而越裳獻雉 尚書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 左傳宮之奇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民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原**又曰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曰在德不在鼎又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增**又曰晉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又曰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家語曰孔子北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各言志曰曰曰願得明王聖主輔相

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百年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 **原**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問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於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為君曰移於歲曰歲饑民必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熒惑果徙三舍 **增**孔叢子曰晏子身不滿六尺齊國莫不宗趙文子身如不勝衣相晉國以寧諸侯敬服其德也 左傳晉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仇內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五

德

五

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

覺者也

原

海內先賢傳曰黃憲動則蹈規矩言則發

德音

增

楊龜山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通鑑曰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

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又曰徐穉家貧常

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禮遜所居服其德 後漢書

鄭元傳曰國相孔融深敬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元

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

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

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

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

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

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闕矧乃鄭公之德而無四牡之路

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王烈傳曰烈以

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

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遺布一端人問其故

烈曰盜懼我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

善故以此激之後有父老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

之至暮父老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

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事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

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 通鑑曰管寧見公孫度語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懷其德 後漢書曰許邵字子將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飭行同郡袁紹去濮陽令歸車從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晉書羊祜傳曰祜卒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 齊書曰張緒字思曼爲

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 裴度傳曰度功名震四尺使外國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何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事兩朝以全德始終及沒天下莫不思其風烈 函史曰宋王旦內行醇備事寡嫂謹與弟旭篤恩家事一無所問寡人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卒後仁宗篆碑額曰全德元老之碑 大臣傳曰韓琦姿貌偉特美鬚鬅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高山太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細微畜泄雲雨藏匿寶怪理宜然也歐陽修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

歐陽修何敢望韓公 裨史彙編曰趙康靖公繁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救而文忠不知也 宋史富弼傳曰弼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疾惡出於天資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 文彥博傳曰彥博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介貶彥博亦罷至和二年復入中書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

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為厚德 司馬光傳曰光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毋知之乎 范純仁傳曰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蘇頌傳曰頌掌選五年有訴者必取案牘使自省閱訴者服而退其不服者頌必往復辨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為奏請選人多感其德即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 邵雍傳曰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器粹

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
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
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
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尹焞傳曰焞學窮根本德備中
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無出其右者
楊時傳曰時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
曰龜山先生 蔡覺軒近思後錄曰呂和叔明善志學
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
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 元紀曰吳
澄為國子司業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

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
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為本 續文獻通考曰本朝
學者見道分明踐履篤實粹然成德惟河津薛文清一
人至呂涇野出完名令德不忝文清 呂補號涇野
明正德朝人 又
曰邵寶字國賢操履端謹於聲色貨利嬉戲事絕口不
言嘗自言曰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人稱公於家
為孝子於世稱純儒傑然為天地間完德君子 又曰
魏良弼居家孝友表式一方與鄉人遇禮恭而言直偶
出片語箴誠退輒稱說以作家範父子兄弟有過則悚
然慚恚曰慎勿令魏水洲聞其為閭左所敬憚如此 良弼

時稱爲水

德三 入德服人

原潤身

增載物

大學君子以厚身

易坤

原日休

星

聚子姪

惟馨

既飽

不

有度

詩淑

子其德

不

有容

無外

有度

詩淑

也傳夫

日躋

時符

英秀

充完

形全

知而天

獨知

非聖人

關尹子

德

日躋

聖人之

德時符

非聖人

英秀

充完

形全

張溫弘

雅之素

英秀之德

英秀

充完

形全

曰明道

先生德

性充完

英秀

充完

形全

心醉

南華真

經道者

英秀

充完

形全

物而合

德於太

極者其惟

英秀

充完

形全

誠服

調五行

合太極

英秀

充完

形全

凶有吉

君子小

人而德

英秀

充完

形全

奸盜賊

狡如日

星固於

英秀

充完

形全

春於繁

露以德

爲國者

英秀

充完

形全

甘於鉛

蜜固於

膠漆

英秀

充完

形全

淳贊本

以正身

惟德溫

英秀

充完

形全

程明道

贊瑞日

祥雲和

英秀

充完

形全

背施於

四體四

體不言

英秀

充完

形全

高風承

世正士

趨門德

英秀

充完

形全

不就人

位不足

天爵有

英秀

充完

形全

德望日

崇天下

雅正之

英秀

充完

形全

人部

德

英秀

充完

形全

形全

覽輝千仞 圖畫百城 賈生弔屈原賦鳳凰翔於千仞

子紀謙齊德同行豫州百 爽爽法汰 堂堂子昂 世說陳寔

城皆圖畫三君之形像焉 爽爽法汰 堂堂子昂 孫綽

釋法汰贊淒風拂牀明月映壑爽爽法汰較德無怍

三國魏志邢顥字子昂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無怍

仰望風采 遂聞頌聲 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

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 武為御史張

晏之傳晏之行北徐州事為吏人所愛崔子武為御史

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惟得百姓清 玉出幽谷

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 玉出幽谷 彙苑詳

顏淵如桂馨一山注武帝謂東方朔孔顏之道德何勝朔曰

如春風至則萬物化生 宰制萬物 冠絕當時 禮書

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豈人力也哉 孫

息必手而臥慮 常居大夏 復歸嬰兒 一上見本類

夢寢中見先靈也 常居大夏 復歸嬰兒 老子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 格天極地 含陽吐

小豁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格天極地 含陽吐

陰文子閉九竅滅志意棄聰明反無識含陽吐陰而與

萬物同生之所扶 長而不宰 也 老子生之畜之

生而不宰是謂元德 禮樂皆得 容貌若愚 禮記禮

謂之有德 禮樂皆得 容貌若愚 禮記禮

君之有德 禮樂皆得 容貌若愚 禮記禮

崔可為士族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卿一門孝

友郡荀淑鍾皓陳寔皆為縣長所至 乾元坤元 天產

地產性理南軒張氏曰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

而統焉孟子統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

以中禮防之坤元也 周禮以天產作陰德 禾比君

子竹美賢侯 少洵洵乎何其孺子至其壯也莊莊乎其

人部

德

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
 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也於君子之德
 矣正字通物之鮮者為免曰禾此其可也於君子之德
 竹土地所宜故風人以此美武公之德也
 光而康而色書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尚
 師端木過祖正蒙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
 同行年六十都散其庫藏珍寶其死也藉其先賚家累萬
 金行曰端木叔狂人也德過其祖矣段無瘞埋之貲禽
 滑董曰端木叔狂人也德過其祖矣段無瘞埋之貲禽
 干生曰端木叔狂人也德過其祖矣段無瘞埋之貲禽
 物成事漢書建元元年王詒曰扶世導民莫善於德
 裹天地橫絕古今淳熙內禪頌是必有甚盛德使之
 橫絕九徵皆至七葉重光平淡中處外朗筋勁植
 固聲清色擇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純粹之德也
 潭集王筠與諸兒書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

有文才故宗云崔氏雖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
 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有人有集如吾門者
 也俾臧俾嘉曰誠曰一蘇軾司馬溫公神道碑論
 公之德足以感人心動天地魏巍宗賢尚茲利用
 如此而蔽之以感人心動天地魏巍宗賢尚茲利用
 安身大唐新語張法為許州司戶有侍佐自相歐競者
 競者漸射而退宗賢尚茲易繫山高地廣天祐民歸山
 辭其德修地廣者其德也厚尚書非天私我有商
 惟天佑于德非尚求于下民惟天歸于一德
 名標五鳳字成三必杜甫咏皇蒲謚帝名標五初鳴度
 於元扈洛上乃有大鳥雞頭鷲龍形麟翼魚尾
 其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
 義膺文其後轉升此號相稱清遠小時人比之表
 曰仁智不聽其後真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燦
 羊劉喜母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方之范汪者劉復
 喜母又不聽其後真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燦
 人部

史楊紹子雄封清漳王仁壽初帝以清漳不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指安德郡示羣臣曰此號足為名德相稱

乃改封陳氏三君同膺寵命王家六世並樹高名

後漢書陳寔子紀譙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相府辟名嘗同時旌命羔雁成羣文選王儉

集字晉中興以來六指庭中之柳樹每想高風經世名德海內冠冕

道左之穹碑不忘大惠世說袁粲在郡嘗於後堂夜集

劉曰人謂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可謂清德

不衰大唐新語則天時越王貞於汝南舉兵不克士庶半死者六百餘人沒官者五千餘口狄狄使君活汝耶

配流豐州道出寧州者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而後行至豐州復立碑紀德

德四入德服人

原德音詩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又增國基左傳德國家之基也

九世清德晉書并祐傳祐世史二千不為所短

後漢書陳寔字仲弓鄉里化其德人有增鍾君可師

過曰寔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增鍾君可師

通鑑鍾皓以篤行稱齊名荀淑李膺嘗望似木雞華

難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道德彬彬馮

雞矣其德全矣道德彬彬人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

文德雞矣其德全矣道德彬彬人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

德五入德服人

詩漢李陵詩曰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晉陶潛

詩曰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

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明王禕雜詩曰鳳

凰無竹實無以充朝饑麒麟遇畋夫乃比麋與麋君子

人部

負道德不遇將奚爲所以魯中叟終身竟栖栖

增賦唐張隨耀德不觀兵賦曰至理之時惟德是貴柔其遠而不襲阜其財而不費以道德爲干櫓以禮樂爲經緯是以文足昭武可畏雖藏事於伯禹終舞干於兩階然後七旬來格庶績允諧周文旣興崇國不道用戡時難以奉天討矧勅敵而未悛爰因壘而自保然後再駕云服四方大造蓋由德所賓信所親豈無五兵且懼於暴物况有七德實在乎安民

增詔明洪武元年詔曰今諸文武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與刑辟煩重而士懷居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可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啟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原序梁元帝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隆大夫爲首伊人有學有辨不天不貧寶劍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炙輶雍容卒歲駟馬高車優游宴喜旣令公侯踞掌復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

策事等神鉤陽雍雙辟理歸元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
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咨此八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家
有萬石人生行樂止足為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恒滿
寧與孟嘗聞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樂悲不自禁同年而
語也

原頌晉左九嬪德柔頌曰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神以知
來智以藏往含純溥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執德純粹
岳峻川停履行高潔蕩乎其平敦興聖道率正不傾令
聞不已載路厥聲

原贊晉左九嬪德剛贊曰溫溫德剛實秉道純履此聖

義體此敦仁篤物博好靡疏靡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塵
貴實賤華尚素安貧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榮譬
之生民褒飾之譽謂之謗身惟義是存惟道是遵

宋張詠自題像贊曰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抑
以表德 朱子程明道贊曰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
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
普 程伊川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
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原論梁元帝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廊廟之器動
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接五

侯不妨門垂五柳但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果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翫魚鳥九月肅霜時饗田畷三春捧繭乍酬蠶妾酌升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西缶或出或處並以全身為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自逸若此衆君子可謂得之矣

增銘商銘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 宋朱子據德齋銘曰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增記宋張文潛司馬溫公畫像記曰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

動顏色見辭氣而天下從之若弟子之慕父兄故其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於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為猛哉以為德之效實難懼夫好尚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無失嗚乎德者子產之所難而况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

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於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歎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惡而去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

陰德一

增易曰有功而不德 焦氏易林曰逢時積德身受福慶 周易集解曰陰德施於下故曰德施普也 史記

天官書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否曰陰德又曰天一 漢書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枚乘傳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 老子曰聖人施德不望報 說苑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榮以及其子孫 葉夢得避暑錄曰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為陰德者亦莫大於活人

陰德二

增左傳曰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篤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我從其治也及輔氏之

役顛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
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史記曰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昧明
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
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鬻
狗名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
知明之為陰德也 楚史禱祝曰楚莊王賜羣臣酒酒
酣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以告王曰奈
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左右皆絕其冠纓比舉
火莫知為誰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嘗在前五合五

獲首却敵勝之王怪而問焉對曰臣將雄乃夜絕纓者
也 漢書何敞傳曰敞六代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武
帝時為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
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濟活者以千數 注云何氏家
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燕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決
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
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日中夢貴客
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
求寄避雨雨甚衣履不沾漬雨止遂出門乃謂比干曰
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
如簡長九寸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 丙吉傳曰上憂
曰汝後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
吉疾不起使人加紼而封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
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

人部

陰德

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趙熹傳曰帝延集內戚
宴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
出長安皆為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為太僕引
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 孔
融傳曰融為北海太守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
者皆為棺具而斂葬之 陳重傳曰重舉孝廉在郎署
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詭求無已 說文曰詭責也
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之而厚辭謝之重曰非吾之
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和熹鄧皇后紀曰后叔
父陔言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使修石

曰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 後漢書曰王
恠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懸而視之書生
謂恠曰吾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
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恠即鬻金
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
署恠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
風飄一繡被復墮恠前恠後乘馬到洛馬遂奔走牽恠
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問恠所由得馬恠具
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墮飄風與馬
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恠思自念有葬書生事因

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忱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忱忱辭讓而去世說曰晉庾亮有的盧馬或令賣去亮曰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晉書毛寶傳曰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崔鴻後燕錄曰趙秋字子武輕財好施鄰人李元度母死家

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元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元度也北史李士謙傳曰士謙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張文詡傳曰文詡每以德化人有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感悟謝文詡慰諭之誓不言經數年盜者自向人道其事遠近始知周書宇文測傳曰測性仁恕好施予曾被盜所失者即其妻陽平

公主物也州縣擒獲測曰無之盜遂赦免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有從測入關不去左右者乃盜也 撫言曰裴度遊香山寺得緹繒於伽藍楯詰旦有婦人疾趨而至撫膺曰阿父被繫昨從人假犀玉帶不幸遺失於此度因授之以贖父罪 通鑑曰陸元方爲宰相每有遷除密封以進未嘗漏露臨終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 李昌齡樂善錄曰竇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修陰德禹鈞唯諾遂力行善事後生五子並登第 藏書曰王旦父祐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

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 函史曰司馬旦喜周人急里中有貧不能自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奉箕帚旦驚謝出妻奩中裝嫁之旦光之兄也 裨史曰馬涓父從政未有子置一妾知以葬父嚮身遂歸其家不責所負後夢一翁曰余妾之父也得請於帝願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及生子因名涓元祐中擢進士第一 宋史袁韶傳曰韶父爲郡小吏五十無子之臨安妻勸之置一妾察有憂色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嚮妾以爲歸葬計遂遣之其母泣告聘財猶未足以給

歸資今且散矣徐曰賤吏不足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出囊中物以益之遂獨歸告妻以故且曰無子命也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人哉妻曰君心如此必有子明年生韶 樂善錄曰劉洪欽富於財有相之者曰更三年子大期至矣劉甚恐因女出閣得一媵極殊麗名蘭蓀詰其家世乃洛人父官淮西被俘掠劉太息曰是忍置於使令之列耶先其女嫁之劉竟老壽 元史張廷瑞傳曰家有愛妾一日見老人與之語乃其父也以告廷瑞召而視之貌甚肖問欲得汝女歸耶其人謝不敢廷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羣婢歸嫁則良人矣盡取

奩裝書券還之 輟耕錄曰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執燭至明不二志 又曰沈仲說年四十未有子妻爲置一妾仲說詢其家世女泣曰妾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於此仲說惻然淚下曰其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爲妾即覓女母使擇婿仲說備奩具嫁之 又曰真州一巨商至杭相者曰公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答曰妾夫止有錢五十緡今妾遺失非惟飲食無措亦必被簪死寧自沉商歎曰吾今厄於命彼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後過相者

所驚顧曰公胡不死徐笑曰此陰德所致也 明劉基傳畧曰基先世濠仕宋為翰林掌書宋亡邑人倡義旅復宋事敗元遣使簿錄其黨將盡殲焉使者還夜次武陽會大雪其徒市酒濠家語之故濠醉使者而寢之樓探其篋得簿焉僅錄渠魁二百人縱火焚樓倉皇掖使者走籍已燬詰旦使者恚無以報命濠謝曰不幸火誠死罪顧火從何來意者簿錄多寃天欲生之乎使曰且奈何濠曰使者事竟不可往濠幸有密戚於彼可錄所知名以報使諾之已而以前所錄二百人授之餘全活無算基生而穎異讀書七行俱下基師鄭復初謂其父

燭曰活萬人者封此子必高公之門矣 李友直等傳畧曰尚書徐晞初為郡吏有富家謀鄰產陷以殺人罪其人誣服晞導其家訴監司下府晞為知府言得釋其人德晞甚邀至家飲之酒避去其妻曰吾夫感君恩無以報欲使妾侍君晞大驚曰是何言聲色皆厲妻乃呼夫還相與感泣 明紀編年曰憲宗時有言宣德間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獲奇珍無算者上然之命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為郎中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吏索之莫能得大夏亦祕不言會科道連章諫事遂寢尚書項忠呼吏詰責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

洋費銀錢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水程雖在亦當毀之
忠聳然揖大夏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
久當屬公後大夏果居是官 說郭曰明天順癸未羅
狀元倫赴試春闈宿邸舍其家奉盥遺金環於盆羅僕
取以行倫知乃索而還之比至其婦為夫所逼幾捐生
矣是歲禮闈火舉子多厄焉賴謝大韶出之人以為陰
德之報 明文曰儲巵曾大父字重文侗儻負義嘗隆
冬載布數乘入遼遇警道阻人多凍死遂立市門散之
又嘗行道中得遺金歸其人其人分謝悉不受此其種
德所自負哉厚矣 稗史曰仁和孝廉錢養廉其父為

聘黃氏及笄而黃氏以病瞽女家擬謝婚庶曰聘時完
人也今有此豈非天乎遂娶之恩禮有加人稱其陰德

陰德三

增立孤

嫁婢

史記韓世家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

下之陰德也又公孫杵臼曰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
僕曰其父嘗為女覓一僕忽歸庭而流涕問其故女
賈誼新書孫叔敖乃輟女令遭亂離被掠而埋蛇吞蛭
曰今日見兩頭蛇恐死其母曰今蛇安在教曰聞見兩
頭蛇者必死吾恐人又見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
不食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故令尹賀曰王有陰
惠王食寒菹得水蛭恐庖宰之故令尹賀曰王有陰
病不能食令尹入問疾王告之故令尹賀曰王有陰
天所奉也疾不為傷是夕王如 元長史 顧提控
人部 出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陰德

記唐韋丹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龜長數尺問其直曰二千韋以所乘驢易之投於水後遇術士胡蓋先生語之曰吾友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欲一識君蓋從行乎相與至通利坊扣門延入有一老人鬚眉皓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元濬之向答拜為韋亦拜老

人曰老夫將死君生之恩德如此何善賣餅江翁被仇

知盜牽下獄顧其太倉吏顧某有善賣餅江翁被仇

弱息為公筭帚妾顧却者再居數年顧考滿赴京署韓

侍郎門下辦事一日聞夫出趨避焉夫人名而見之

曰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身即賣餅兒也賴其商以女畜

之嫁於此秋毫皆君所致也弟恨無由報德乃言之於

侍郎竟上其事孝宗不使知恩

稱數除禮部主事宗

直傳文直性好施而其仁里開或貧不自立每陰濟

其急不使知恩所從來易經積善之家必自餘慶董文

增視養曾孫藏活豪士以漢書張賀為掖庭令而宣帝

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史

記游俠傳魯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

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

歌其德諸所常施惟恐見之

漢書王恂事詳上二拾遺記三國糜竺賑生卹死家

馬廐側有古冢間夜啼泣聲尋見一婦訴云昔漢末妾

為赤眉所害叩棺見剝袒在地今就將軍乞深埋并敝

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即命造棺槨以青衣為衫置冢中

歷一年忽有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家當我從

火以澤及枯骨故來襮却此火當使財物不盡

其治後必有興左傳魏顆此事詳上二再執新唐書陸元

臣必先訪問外秘莫知臨終取奏稿

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

狀元子鴻書宋周必大夢入陰司見判官拷掠一鬼指

鬼請為帝王鬚即起摩必大頰為種鬚既覺隱隱痛後

至宰相封益國公相者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

喧闐送狀元至馮家果生陰德將生子里人皆夢鼓吹

不知何人當在此女好行陰德在閨室未嘗怠也

陰德

繡被飄風 青衣襪火

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
醫藥六日而死為棺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
門容駟馬

庭樹三槐漢書于定國傳定國父也
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
丞相承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必有三槐志也

按獄所全活數百人因得罷歸世云
庭曰吾後必有為三公者此所以樹三槐也
未嘗妄殺禪史明麻城劉仲輔為莊襄公燧大父初

素所識者曰汝耶即檢夫貧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
不言後夫人白首偕老嘗問其人飾數事給之去曰我終
將百問之兵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與者吾乘魚

登岸徒步歸家山浦間船內魚多作誦聲乃悉放
其魚後進劫障江中如有所履乃大會鄉人疾病可曰
遂登岸宋史侯可隨計入京將還會鄉人疾病可曰

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以待其病
愈以所乘馬載之徒步而歸
餘干亭侯王母使

者餘干亭見籠龜于路者輒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
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鑄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
告愉乃悟遂佩焉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見一黃雀
為鳩梟所搏墮地寶懷歸置中箱中采黃花飼之毛羽
成乃去是夕夢見一童子向寶再拜曰我是西王母使
者往蓬萊過此蒙君極救恩養今當賜白海三公當
侍矣即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三公當
如此環也後震秉賜彪

定公詠在成都夢謁紫府育西門黃兼濟承事者坐張
公上翼旦即遣典客請之果夢中所見以所夢告之問
平日有何功德耶魚濟云無他長惟禾麥熟時以錢三
萬緡收糶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急
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
公曰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索公蒙令二吏掖之端受
四拜黃公後裔繁衍在仕路者比青紫
命若陽報

傳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
陰德

不差吾壽應 力止殺降 不孤付託 曹武惠兵下江

南副帥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不可殺曹後夢一

汝子孫故其後繁盛 妾屬秦便航附達秦勉強從命抵

友鄧為其主事買一妾 歸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昨

事下持書往見主事 歸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昨

已作簡報鄧公使知 不就二十命 全活數千人 宋

沈道虔武康人少而愛 好老易郡州府凡二十命者皆

不就有人竊其菜園者 外還見之乃自逃隱 窩者去

乃出後漢鄧訓傳永平 中理滹沱石白河欲令通 漕

太原吏人苦之建初三 年訓監理其事考量隱 括知大

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 從之遂罷其役更 自當坐太

守 何不為九卿 後漢袁安傳安按楚獄 理其無明驗

帝感悟即報許得者四 百餘人相及也遂分 別具奏

父經為郡獄吏嘗稱 曰東海于公高其甲 門而其子定

國卒至丞相吾決獄 六十年矣雖不及于 公其庶幾乎

耶故字謂曰外卿 江濱孤孀贈錢百緡 砂積小

兒捧珠徑寸 候入齊見小蛇於熱 沙中宛轉

以鞭撥入水中 還復經此有夢小兒 手一明珠曰昔蒙救

感恩聊以奉 既侯不受夜又夢小 兒曰兒乃蛇也侯驚

異日見一珠 在 吾初無損何妨 共作前人 尹不忍

為且與借遊 聖世 爾然錄吉水 羅循會試時失其囊 巾

循訪之比入 座故探其囊 出得惡聲尚 得為語耳歸 謂同舍生曰

吾失初無所 損彼得惡聲 尚得為語耳 歸謂同舍生 曰

安為河南尹 政號嚴明然 未嘗以賊罪 鞠人嘗稱曰 凡

守翽人名高 則望宰相下 則希教 天上人間 早訝狀元

有種 風清月白 空勞少女 多情 禪史明王 華館一富

陰德

妾就王出... 援筆書其旁... 修辭十道... 道士門下... 神未幾... 儀天順... 給疾與... 女來窺... 前已薄... 陰德四

陰德四

增平原獨無... 迫切從事... 治而得... 待將進... 衛之泊... 親以遠... 漢紀詔書... 惟平原... 青州六... 蜀初克... 待將進... 未識春愁... 承相論... 恢復貶... 筠州

增詩宋王左... 陰德五... 懷炭婦... 壽藥不... 陰德五... 欲知陰德... 看取玉堂

增詔魏文帝... 雖未瘳神... 明聽之矣... 君其即安... 以順朕意

魏武雜事... 曰辭爵逃... 祿不以利... 累名不以... 位虧德之

魏武雜事... 曰辭爵逃... 祿不以利... 累名不以... 位虧德之

謂讓也。增書曰：誰敢不讓？又曰：推賢讓能。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原周官大司徒職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禮記曰：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增又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又曰：世子蒞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原又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

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增又曰：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原又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增又曰：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國語曰：讓文之材也。又曰：宴享好會，不渝其上讓也。漢書東方朔傳曰：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北史蘇綽曰：教民以禮義，使之敬讓，敬讓則不競於物。列子曰：為民者必讓。文中子曰：房元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讓

矣 邵子曰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素有之也 博物志曰一曰禮讓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魏劉邵人物志曰卑上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江海所以為百谷王以其處下也

讓

原慎子曰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天子而退為匹夫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吾適有幽憂之疾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舜典曰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

稷契暨臯陶

增

又曰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

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及戕暨伯與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尼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韓子曰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雷澤漁者讓長 史記曰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曰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泰伯虞仲知古公意乃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原**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連年不決相謂曰西伯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五

讓

仁人也蓋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 史記曰伯尼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齊乃讓伯尼伯尼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增**國語曰齊桓公自莒返於齊使鮑叔牙為宰辭曰臣之所不若尼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 **原**左傳曰齊侯使管仲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

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為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增**又曰晉侯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 國語曰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 **先**且居晉大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臣先都在 **三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佐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

源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臣將新下軍
先都佐之 晏子春秋曰晏子方食景公使至分食之
使者不飽嬰亦不飽公致千金以奉賓客晏子不受公
曰先君桓公以書社三百封管仲管仲不辭獨辭何也
嬰曰嬰聞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
以管仲失嬰得之 左傳曰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
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 又曰諸侯將
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
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
宋 又曰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

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無忘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
也 **禮** 又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又曰
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棄室而耕乃舍
之 **增** 呂氏春秋曰楚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素
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
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妒谷後有廢丘其名惡可
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惟寢丘不奪
漢書文帝紀曰帝初立以陳平為相太尉周勃親以兵
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怪之平曰高帝
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人部

袁盎傳曰盜謂文帝曰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
 三東向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
 過許由遠矣 衛瑄傳曰瑄為中郎將郎官有譴常蒙
 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 外戚世家曰竇長
 君少君並退讓不敢以富貴驕人 李陵傳曰陵善騎
 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 張安世傳曰大將軍光
 薨議欲拜安世安世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安聞言之為
 先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惟
 天子財財與裁同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太謙君而
 不可尚誰可者 張延壽傳曰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

能以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
 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為有讓 **原**金日磾傳曰武帝
 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
 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 韋元成傳曰韋賢薨子元
 成當嗣元成心知其非賢旨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
 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
 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於兄丞相
 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
 得已受侯爵 龔遂傳曰遂為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
 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

願有所白遂問其故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東觀漢記曰承宮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並起宮遂辟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增後漢賈復傳曰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原東觀漢記曰竇融光武時數辭讓位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三質性

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又曰永和元年鄧騭等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關關上疏自陳後漢書曰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桓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為博士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增又曰劉愷字伯裕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逃遁避封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

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和帝納之詔下有司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為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原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於兄子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三國魏志曰太祖署邴原為丞相徵事崔琰為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一志行忠方清淨足以勵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增初潭集曰張紘見

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善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原三國吳志曰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顧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服眾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江表傳曰程普頗以年長陵侮周瑜瑜折節下之不與較

增陳壽益部耆舊傳曰李孟元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癩疾孟元所有田園悉讓就夫婦紡績以自給 晉書鄭袤傳曰泰始中以袤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袤前

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於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迹敢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 許遜別傳曰遜年七歲無父躬耕負薪以養母盡孝敬之道與寡嫂共田桑推讓好者自取其荒不營榮利母嘗譴之曰如此當乞食無處遜笑語母曰但願母老壽耳 稗史彙編曰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居時與兄共游牀帳儼然軒樞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以讓兄畧無吝色 南齊書謝朓

傳曰朓遷尚書吏部郎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協讓吏部朱修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再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耶 南史桓闕傳曰闕弟子曇深以行義稱為臨城縣罷歸得錢數十萬以買宅奉兄退無私蓄又吳興丘景賓亦以節義聞父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悉讓於兄鎮之鎮之推齋屋三間與之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復見之矣 馮道根傳曰

道根性謹厚每征伐不言功武帝嘗指以示尚書令沈約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歐陽頴傳曰頴以言行著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 北史辛紹先傳曰紹先孫少雍與從弟懷仁兄弟同居閨門禮讓無間焉士大夫以此稱美 陸倕傳曰興安初封倕子麗為平原王頴讓不聽乃啟以讓父文成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耶以其父倕為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妃號麗以優寵既頴固辭不受帝益重之 裴駿傳曰駿子修愛育孤姪等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

推與之時人稱焉 趙善傳曰善性溫恭有器識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公輔量 泉公傳曰大統元年進爵上洛郡公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寢食輒減至是頻讓不受 隋陸知命傳曰知命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以為汧陽令知命謂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 新唐書溫彥博傳曰彥博與兄大雅共掌樞密彥博以兄弟同在樞密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吾虚心相待不以為疑卿何自疑也彥博雖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權察列以此多

之 房元齡傳曰元齡居相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尚
主自以權寵極隆累表辭位詔不許 王珪傳曰珪與
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
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悟爲朕言元齡等材且自謂與
諸子孰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言臣不如元齡兼資
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
彥博濟繁治劇衆終畢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心恥君
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
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元齡等亦以爲盡已所長謂之
確論 長孫無忌傳曰冊拜司空無忌固辭讓不許又

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
無忌聰明鑒悟且有武畧公等並知所以委之台鼎無
忌又上表切讓帝使謂之曰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
夏禹得臯陶而爲三王祖齊桓公得管仲而爲五霸長
朕自在藩邸即任使公遂得廓清宇內君臨天下以公
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母宜辭讓以爲禮也
天中記曰楊玠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唐以老致仕歸
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自批狀尾
云四鄰侵我我猶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
望秋風荻草正離離子弟遂不敢言 宋史蘇易簡傳

曰太宗嘗召其母入禁中賜冠帔命坐謂曰何以教子
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 文彥
博傳曰元豐三年拜太尉帝稱彥博仁宗時建議立嗣
有定策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為定策臣何功之有
司馬光傳曰光初辭樞副韓琦在魏聞之與文彥博
書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道行似不須堅讓也光聞之
曰自古被此引壞名節為不少矣 范百祿傳曰百祿
知開封府獄無繫囚寮吏欲以圈空聞百祿曰千里之
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 黃裳傳
曰裳為嘉王府翊善一日王侍宴宮中為光宗誦酒誥

曰此黃翊善所教也光宗加勞裳裳曰臣不如朱熹熹
學問四十年若召置府寮宜有裨益 杜生傳曰生有
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不足贍乃盡以與
兄而攜妻子去之 元史闊里吉思傳曰闊里吉思防
邊為敵所執誘使降不屈死追封趙王子朮安幼詔以
弟朮忽難襲高唐王朮忽難痛其兄死節教養朮安過
於己子命家臣之謹厚者掌其兄之珍服祕翫待朮安
成立悉以付之至大二年加封趙王朮忽難即以讓朮
安 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曰而忒封高昌王其子紐
林死長子帖木兒補化請以王爵讓其叔父欽察台叔

父力辭乃嗣爲亦都護高昌王 不忽木傳曰帝欲用
不忽木爲丞相固辭帝曰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正欲
備今日之用勿多讓也 劉賡傳曰賡兼國子祭酒國
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一生親
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齒頗少
請讓之先賡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
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之爲美德也 明
沈士謙明良錄畧曰陶安字主敬上待之厚旣而得劉
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
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上

多其善讓 明丘福傳曰福爲人樸慤鷙勇每戰勝諸
將爭前效鹵獲福獨後王歎曰丘將軍功朕曰知之即
位大封功臣第福爲首 明紀編年曰建文元年博士
黃彥清閒步於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旁觀之
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讓良久遇旬
者舉以授之又見有得紗於街者輒拂其塵置之高潔
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歎曰何風之厚也明日入朝奏
之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五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五
四

